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叶永烈科幻作品选



未来市的学校

叶永烈

小燕走后，剩下我与小虎子，面对面地坐在塑料小桌旁。

我掏出了采访笔记本，打算记下今天一天的奇遇。而小虎子呢？在面前放好一张雪白的铅画纸，拿出漂亮的电子铅笔，向我一晃，说是要给我画一张速写画。

可是，谁知道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小虎子一笔也没有画，我们俩叽哩咕噜聊起来了。我们都是话匣子，一谈起来，就像长江的水似的，哗啦哗啦没个完。

“小灵通，你的头稍微抬一点儿。对，对，对，这样的姿势太好了。”小虎子先是准备画画，像个照相师似的，叫我摆弄姿势哩。

“喂，小虎子，你这么爱画画，长大了想当个画家吗？”我一边打开采访笔记本，一边跟小虎子说，“如果这样，我俩就更加合得来了。以后我写报道、小说、游记、散文，你来画插图、设计封面，这该有多好呀！”“我想当画家。”小虎子弹了弹铅笔杆，“不过，我只想像老爷爷那样，当个业余画家。”“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我呀，什么都想干！”

“小虎子说，”我的力气很大，我想做个举重运动员。我的游泳挺不错，会蛙泳、侧泳、仰泳、‘狗爬’，还会海豚式，我想当个游泳健将。我喜欢海洋，常常到爷爷的船上去玩，我又想当个爷爷那样的水手，每天航行在海洋上。我会开飘行车，也想做一个制造飘行车的工人。

我还想像老爷爷那样，整天跟电子打交道，成为电子工程师……”“你到底想干什么，总不能什么都干呀？”“上学期，我爱上了化学，教我们化学的杨老师，她是人造粮食工厂的一位化学工程师。化学能够帮助人们做好多事情。杨老师常说：‘在化学的辞典上，没有‘废物’两个字。

任何废物，在化学家手里，都能变成有用的东西，变成了宝贝。‘学了化学，我懂得了，化学的本领真大，能够用空气、水、石油、煤作原料，制造化学肥料、农药、塑料、化学纤维、人造橡胶、人造大米、人造蛋白质。……所以我爱上了化学。’“你明天带我去参观参观人造粮食厂好吗？”“行啊，明天上午就去。”小虎子满口答应。

“这么说，你将来是想当化学家喽？”

“不，不，上学期我是那么想的。”小虎子说道，“我现在虽然还非常喜欢化学，但这学期，我又开始爱上农业了。在家里的后院，我与小燕种了一块试验田。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红领巾学农田’。”“你们学校有生物课吗？”“有哇，你瞧瞧我的书包。”小虎子说着，把他的浅绿色的尼龙书包给我看。在书包里，装着语文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英语课本、生物学课本、历史课本、法语自习课本、德语自习课本。……“你除了学英语外，还学法语、德语？”“我在自学法语和德语。”小虎子说，“我常跟爸爸、妈妈坐飞机出国旅行，不多学几门外语，到了外国就很不方便。尽管现在未来市已经造出许多机器人，他们能够自动翻译外文。

可是，每天出去都得带着他们，很麻烦。再说，多学一门外语，对自

己来说也增加了外文知识，我总是尽量争取多学一点。”“你们上课，是到学校里去上呢，还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面听课？”“我们每天都是到学校去上课。因为老师如果坐在电视台里，学生看得见老师，但是老师看不见学生，没法知道学生听课用心不用心？听懂听不懂？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只有在晚上复习功课的时候，老师才到电视台去。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把电视机的电钮旋到老师讲课的频道，用半导体电视电话机打电话给老师，老师马上给我们解答疑问。”“你们的学校大吗？”“很大，有3000多人。凡是小学毕业的，全部都升初中。

也有的小学没毕业，成绩优异的，就跳级升入中学。“小虎子说，”我们的教室很宽敞，像剧院似的，座位是阶梯式的，一排比一排高。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用不着伸长脖子看银幕。”“什么？你们教室里挂银幕？那不就变成电影院了吗？”“是呀，我们的教室很像电影院，银幕非常大，挂在前面墙壁正当中。”“那黑板呢？”“在我们教室里，主要是白板--银幕。”小虎子摇晃着脑袋说，“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到什么东西，银幕上就出现什么东西。放映机的光线是从后面照射到银幕上的，光线很强，尽管教室里的窗户全敞开着，银幕上的画面还是非常清楚。这种电影，叫做‘白昼电影’。”“这么说，你们上课就是看电影，可轻松啦！”“不，一点儿也不轻松。这不是在看什么童话片、故事片，这是在看教学影片呀。我们都是一边非常专心地看着银幕，一边用心听老师讲解。”“你们听课时，记不记笔记？”“本来是记的。后来，很多老师都觉得，学生在上课时忙着记笔记，常常会受影响听课。现在制造出一种电子仪器，叫‘写话机’。”“什么‘写话机’？”“喏，就是这个东西！”

“小虎子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方盒给我看，他按了一下开关，那小方盒里便不断送出白色的纸来。而且在那送出来的纸上，马上出现一行行端正的字。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这写话机，它能自动地把老师的讲话变成文字记录下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就集中注意力听课，用不着记笔记了。

回家做作业的时候，再打开写话机进行复习和认真地书写。”“这写话机，对于我们新闻记者来说，实在太好了。”我很感兴趣地摆弄着那方盒子，说道，“有了写话机，我们采访的时候，可以专心致志地跟被采访者谈话，用不着一边谈，一边记了。”“是呀，”小虎子说道，“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和看银幕上的教学影片，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懂，就举起手来，老师把影片停住，直到大家都懂了，再继续放映，这叫‘停机放映’。

也有的时候，教师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完之后，再倒回去，反复放映。直到同学们完全理解。”停了一会，小虎子又兴趣盎然地说：“我最喜欢上地理课，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月球地理’，银幕上马上出现一个个环形的山脉。

老师告诉我们，这儿是中国海，那儿是李时珍山。奇怪的是，那里的海洋没有一滴水，只不过地势低一点，是一片向下凹的地方。在中国海旁边，有一座漂亮的鲁迅市。因为月球上空气很少，所以整座鲁迅市都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底下，防止城市里的人造空气逃散掉。在上世界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干脆带领着我们走出教室，坐上原子能喷气飞机去世界各地旅行。我们到过欧洲、非洲，也去过南极。”小虎子一边说着，一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画册给我看：“小灵通，你瞧，这是我画的法国巴黎公社烈士墓，这是浓雾

中的伦敦，那是埃及的金字塔，这张是南极的草原风光。”“什么？南极到处是冰天雪地，哪里有什么草原？”我有点不相信。

“现在，南极上空装了好几颗人造小太阳，使那里的冰雪都融化了，地上长出嫩绿的牧草。你瞧，这些红色、蓝色、黄色的彩色绵羊，在草原上跑来跑去，简直比一簇簇鲜花还美哩！”“什么？会有彩色绵羊？”“现在不光是彩色绵羊，而且还有彩色棉花。人们只消在绵羊的饲料或者棉花的肥料中掺进一点染色剂，就使羊毛、棉花变成彩色的了。这种彩色羊毛、彩色棉花的颜色格外鲜艳，而且永不褪色。”“你们到欧洲、非洲、南极去跑一趟，岂不使整个学期都不上课了吗？”“不，不，那原子能喷气飞机又大又快，我们一个年级1000多个学生，坐在一架飞机里，早上8点钟起飞，8点半就到法国了。在法国参观了一会儿，10点钟到达英国。在英国游览后，中午来到埃及。我们在金字塔旁边吃了一顿中饭，下午就到南极去。傍晚，我们都回到了未来市，回家吃晚饭哪。”“啊，这么快！”

“我除了喜欢地理课之外，对生物课也很欢喜。”小虎子接着说，“上生物课的时候，教室的银幕上就出现各式各样有趣的昆虫。老师告诉我们，哪些是益虫，哪些是害虫，我看了教学影片，才知道世界上过去有什么蚊子、苍蝇。人们睡觉要挂蚊帐，还要打什么霍乱预防针，防止传染玻”“什么，你没见过蚊子和苍蝇？”“没看到过。在我们未来市，没有蚊子，也没有苍蝇。”小虎子摇着圆脑袋说道。

“砰，砰！”突然，那响亮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门开了，进来的是铁蛋：“10点钟了，该睡觉啦！”说完，一转身，顺手把电灯一关，就走了。

“铁蛋怎么也管起我们来了？”我感到有点奇怪。

“那是老爷爷搞的。”小虎子说，“我做什么事儿，总喜欢一口气干到底。有时，做起作业或者画起画来，一干就干到很晚。老爷爷特地在铁蛋的电子脑中，加了一个自动装置，叫铁蛋每天晚上10点钟来看看。如果灯还亮着，他就进来把灯灭掉。”就这样，我们俩叽哩咕噜了一个晚上。小虎子睡觉去了，我扭亮了桌上的小台灯，打开采访笔记本，写下了从昨晚到今夜的奇异见闻。

魔术般的工厂

叶永烈

吃完早饭以后，我就催着小虎子按照昨天的计划，陪我去参观人造粮食厂。小燕一听说，也争着要去。于是，我们三人坐着一辆飘行车，由小虎子驾驶，直奔人造粮食厂。

车子穿过市中心开向东郊。这时，正是上班时间，路上来来往往都是飘行车，天上的小型直升飞机像成群的蜻蜓飞来飞去。

约摸开了七八分钟，小虎子指着前面一排排绿色的大厦说，“小灵通，那就是人造粮食厂。”一转眼，我们就来到这些绿色大厦跟前了。小虎子熟

门熟路，把飘行车一直往里开。

人造粮食厂真古怪：一座座厂房几乎全是绿颜色，连房子的墙壁、屋顶也都是绿色的。

在这些绿色的房子之间，常常夹杂着一个又一个又高又大的圆形反应罐。这些反应罐是用不锈钢做的，银光闪闪非常耀眼，看上去仿佛是在一片荷叶上，洒着亮闪闪的水珠。

一路上，偶尔看到几个机器人在工作，却没看见一个工人。

“上哪儿去找杨老师呢？工厂这么大，找人可不容易哪！”我对小虎子说道。

“她呀，准是在总控制室。”小虎子说：“我每次来，都在那儿找到她。”总控制室倒很好找，因为它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奶黄色的房子，在这群绿色的房子中，显得格外突出。

车子开近总控制室时，小虎子突然把门加大，飘行车往上一蹿，干脆就从敞开的窗口开了进去。

“唷，又是你--小虎子。”一个留着短发、脸色红润、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阿姨说，“从窗口蹿进来的，我知道没第二个人，准是你这小调皮鬼。”我仔细一看，这阿姨很面熟，她不是别人，正是小虎子的妈妈！小虎子对我来个“保密”，只说“杨老师”，压根儿没提杨老师就是他妈妈，为的是到时候叫我吃一惊。

“妈妈，不，不，这儿不是家里，应该叫杨老师。”小虎子笑着说道，“今天多来了两个调皮鬼。”杨老师一见我跟小燕也从车里出来，非常高兴，就连声对我说，“欢迎，欢迎，小记者同志，欢迎你来参观我们的工厂。”我们先参观总控制室。这总控制室像一家钟表店--墙上满是一个个圆的、方的、扁的、长的仪表。另外，还闪烁着许多红红绿绿的小灯，像谁在那里放了一把焰火似的。

在那些仪表旁边，写着一排排字：“人造淀粉车间”、“人造蛋白质车间”、“人造油脂车间”、“人造糖车间”、“成型车间”、“仓库”……杨老师看到我背剪着双手，昂着头，被墙上的这些字吸引住了，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们的小记者，你打算采访哪个车间？”“我全都想看看。”我顺口说道。

“全都想看看？你恐怕三天三夜也看不完！”她笑了说，“我是人造淀粉车间的车间主任，你就先到我们车间看看吧。”“行。”我同意了。

我们四个人坐进了飘行车。这一回，由杨老师坐在前面驾驶。飘行车呼的一声从门口飞了出去。

“杨老师，你们的车间在哪儿呀？”我问。

“我们车间？这儿的每一座房子，都有我们车间的份儿--那些绿色的墙壁和屋顶，都是属于我们车间的。”杨老师说，“你知道这些墙壁和屋顶，为什么都是绿色的？”我摇了摇头。

“这跟植物的叶子为什么是绿色的道理一样。”杨老师说，“在叶子里，有着绿色的叶绿素。庄稼全是仗着叶绿素这宝贝，才会制造养料。如今，在我们这儿，仿照庄稼的叶子，用透明的塑料做成墙壁和屋顶，在夹层中涂着人造叶绿素。这些人造叶绿素的本领，比天然叶绿素的本领还大。白天，有太阳光照射着；夜里，有人造小太阳灯照耀着。在这些绿颜色的墙壁中，发生‘光合作用’，制造大量的人造淀粉，像下鹅毛大雪似的往下飘，落到地下室里。然后，用管道送到人造淀粉仓库集中起来。喏，你瞧，那座拱形的房

子，就是人造淀粉仓库。"说到就到，飘行车在人造淀粉仓库前面停了下来。杨老师领着我们朝里走。小虎子呢？他是这儿的常客，蹬蹬地抢先跑了进去。

在门口，有四个一闪一闪的红字：严禁烟火。旁边，一个白色的塑料板上，还写着一行红字。当我走近时，这塑料板后面的扩音器，竟然自动地念了起来：“注意，注意，严禁穿硬底鞋进入仓库！”我连忙瞧了瞧自己的脚，幸好，穿着一双泡沫塑料凉鞋。

“鞋底的硬软，跟严禁烟火有啥关系呢？”我真不懂。

“关系大着呢！”杨老师说，“这儿是人造淀粉仓库。淀粉颗粒很小，会偶然飘散在空气中，一见火星就会燃烧，甚至会造成剧烈的爆炸。如果穿了硬底鞋，特别是那钉了铁掌的鞋，在仓库中走动，尽管地面是柔软的人造橡胶地板，但只要碰上硬东西，或者两只鞋自己相碰，就可能碰出火花来，那就会造成火灾，甚至会爆炸。”我轻轻地走进仓库，只见贮藏人造淀粉的玻璃房间一间挨着一间。在每间玻璃房间的顶上，都有一根圆圆的管道。雪白的人造淀粉，从管道里瀑布似地倾泻下来。

“这些圆管，就是从各个房子的地下室里过来的。”杨老师说。

“这些人造淀粉是用什么东西作原料制成的呢？”我问道。

沿路，我没有看见一辆运原料的汽车。

“你知道，庄稼是用什么东西制造淀粉的？”杨老师反问我。

“庄稼是用二氧化碳与水作原料，经过光合作用，制成淀粉的。”我回答说。

“我们制造人造淀粉的原料，跟庄稼一样，也用水与二氧化碳作原料。”杨老师说道，“我们所用的水，来自自来水厂——用自来水管输送过来就行了；二氧化碳是炼钢厂、发电厂的废汽——废汽中含有二氧化碳，也用管子输送过来。这两种原料在阳光和人造叶绿素的作用下，就变成了淀粉。”“原来是这么回事，简直像在变魔术嘛。”我这才明白，怪不得看不到一辆运输原料的汽车，因为原料是通过管道输送进来的。

接着，杨老师带领我们到成型车间去参观。只见那雪白的人造淀粉，流进一台台银闪闪的成型机，在机器里打了几个滚，出来时就变成一颗颗滴溜圆、珍珠般的人造大米。

“本来，这道工序没有也不要紧。”杨老师说，“这完全是为了照顾人们吃大米的习惯，才把人造淀粉再加工成一粒粒大米。不过，成型机只会做成球形的，不会做成普通大米那样两头孝中间大——橄榄形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把人造大米叫做‘珍珠米’。”珍珠般的人造大米被传送带送到前面的包装车间。在那里，被装进一个个透明的、薄薄的塑料袋子里。

“这塑料袋像纸一样薄，牢吗？”我有点担心。

“来，你蹲进去试试看。”小虎子拿了个塑料袋，硬叫我蹲进去。

我刚一蹲进去，这调皮鬼就把袋口紧紧地捏住了。我用上全身的力气想站起来，可是，折腾了半天还是弯着腿，曲着腰，没法伸直。

小燕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咯咯笑了。

“够了，够了，小虎子，快放手。”杨老师这么一喊，小虎子才把袋口松开。我喘着气钻出来一看，袋子一点也没破！

“这袋不光是牢固，而且还有一套特殊的本领哩——水渗不进去，细菌也钻不进。”杨老师说，“即使把它沉到湖底，放上几年，里头的人造大米也不会变质。”最后，我们到人造蛋白质车间去参观。那里，又完全是另外一种

景象：在宽敞的车间里，竖立着一排排碉堡似的圆柱形大罐子。罐子上有一个个小窗子，我透过小窗子的玻璃，看到里头是牛奶一样的白色东西。

“这罐子里在做什么食品？”我问杨老师。

“在制造人造蛋白质呀！”

“怎么，不用叶绿素？”

“它跟人造淀粉的制造方法不同。人造蛋白质用石蜡作原料。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我们中国的石油中含有很多石蜡。石蜡放进这罐子里，再放进一种叫做‘吃蜡菌’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把石蜡当成食物，大吃特吃起来。它们吸收了石蜡，变成身体中的蛋白质。

成吨成吨的石蜡倒进罐子里，没多久就全被吃光。‘吃蜡菌’越吃越胖，不断繁殖，变得越来越多。把这些‘吃蜡菌’捣成酱，就成了人造肉--人造蛋白质了。”“原来，人造肉是用石蜡做成的，这肉可真称得上是‘蜡肉’了！”我开玩笑地说道。

在人造蛋白质车间，我看到成桶成桶的人造肉酱、一个个像西瓜那么大的大造蛋、大桶大桶的人造牛奶和成盒成盒的人造蛋糕。

我们参观完了，杨老师--小虎子的妈妈，也跟我们一起坐着飘行车回家了。

当我们刚刚离开厂门，天就哗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来。我一看电视手表，正好12点整--今早广播的“天气协商结果”是那样的准确，分秒不差。

瓢泼似的大雨驱散了盛夏的热气，把未来市的房子、街道、车辆冲洗得干干净净，越发使人感到清新可爱。

农厂里的奇迹

叶永烈

刚才车子开得太快，成排的大树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没来得及仔细端详它们的“长相”。

到了那水晶宫门口，我一下愣住了：那门旁的几棵树木，仔细一看，根本不是大树，而是大向日葵！那向日葵的茎杆，像电线杆那么粗，那么长，被单一样大的叶子，圆桌面那么大的花盘，黄灿灿的花瓣，美丽极了！

刘叔叔看到我这副吃惊的表情，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小记者同志，这只是‘小意思’哩，还有更多使你吃惊的事儿！我们进了玻璃温室，先到我的办公室去！”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巨大的“水晶宫”，是个玻璃温室，可是，走进一瞧，里头全是水，是个圆形的大水池。池水碧绿碧绿，荷叶像一艘艘船似的漂在上头。农厂厂长办公室在池中央。我们沿着米黄色的塑料小桥，朝办公室走去。

“怎么不见荷花呀？”我边走边问。

“这儿哪有荷花？”刘叔叔指着那船一样的绿叶说，“那是水生南瓜--我们前年培育的新品种。由于水生南瓜怕冷，所以要种在‘水晶宫’--有机玻璃暖房里。这个池子里的水，不是普普通通的水，它是营养丰富的培养液。是

我们做的一个新试验，让庄稼离开土壤，在培养液中生长，叫做'无土壤培植'。试验成功以后，将使未来市所有的湖面、河面、江面都可以种上庄稼。你看，这黄澄澄的南瓜多美！"我顺着刘叔叔指点的方向看去，一个床一样大的南瓜，漂浮在水面上。

我再往远处看，哟，还有许许多多红色、紫色、白色、粉红色、橘黄色、浅绿色的古里古怪的"圆东西"。这些圆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星罗棋布地铺满整个圆水池。

我们快要走到办公室了，忽然，"哗啦"一声，我身上溅满了水。我抬头一看，只见一道银光，从眼前闪过。

"又是大鲤鱼在捣蛋。"小虎子说，"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冷不防给浇了一身水。这条大鲤鱼，比人还大，最调皮，专爱从桥的这边跳到那边，一会儿又从那边跳回这边。"小虎子、小燕和他爸爸的衣服，是涂过去污油的，所以他们轻轻一抖，衣服上的水珠全滚掉了。

只有我倒楣，衬衫的肩部、后背、袖子全都湿了。

"小灵通，快把衬衫脱下。"一进办公室，刘叔叔就叫我脱下了湿衣服。

我只好穿着一件汗背心进行采访。小虎子趁他爸爸拿着湿衣服出去的时候，做了一个鬼脸，让我从门缝里看看里头一个房间。我一看，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正中央放着一个大怪物。这怪物圆溜溜的，有普通的小轿车那么大，浑身绿色，夹杂着许多深绿色的条纹。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小虎子。

"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小虎子还是"保密"不肯露底。

正当我们看得起劲的时候，背后一阵大笑声，回头一看，是刘叔叔。他对小虎子说："怎么，一来就想吃啦？"刘叔叔把衬衫递给我，我一摸，全干了。

"怎么干得那样快？"我问道。

"哈，我是把衬衫放进红外线快速烘干机的。"刘叔叔说，"在我们这儿，有好多红外线快速烘干机，专门用来烘干果实、种子。……我们把收获的庄稼放在快速烘干机里，只要一二分钟，就全部干燥，然后，收入仓库。所以，在我们这里是没有晒谷场的，这叫做'晒粮不靠天'。刚才我把你的湿衬衫放进去，只十几秒钟，就干了。""谢谢你，刘叔叔。""谢什么？到我这儿，还讲什么客气？"刘叔叔说，"来，你们跟我来，我请你们两个小鬼吃那家伙！"刘叔叔说着，就推开了门，让我们走进里头那间房子。

小虎子看我弄不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故意逗我说："小灵通，你猜猜这是什么？"我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弄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连西瓜都不认识啦？"刘叔叔指着那个大西瓜，哈哈笑道，"小灵通，你喜欢吃西瓜吗？我知道小虎子是个'西瓜迷'。我们这儿有的是这么大的西瓜，每次有客人来，总是用西瓜来招待。""这一回，西瓜让我来切。"小虎子说。

我想，小虎子大概又要卖弄自己的力气了。西瓜那么大，看他怎么对付得了？

小虎子向他爸爸要了一把电锯，随后递给我一个插头说："小灵通，把它插在电门上。""吱，吱。……"通电以后，小虎子把电锯往西瓜上一按，像快刀切豆腐似的，不到10秒钟，就把这大西瓜切成两半。

小虎子把西瓜一推，两片西瓜分开了，切口朝上，那切开的西瓜摇摇

晃晃了好一会儿，才算站稳了。这西瓜真大，切面圆圆的像张圆桌面。

这西瓜又甜又嫩，水分很多。

“刘叔叔，这大西瓜是用什么魔术变出来的呀？”我想刘叔叔大约是有神话中的“魔棍”、“魔棒”，所以才变出这么大的西瓜来。

“哈哈，我什么魔术也不会变。再说，魔术总是假的，我这大西瓜却是真的。这大西瓜，是靠‘植物生长刺激剂’，喷在西瓜藤上长出来的。”刘叔叔又指着窗边玻璃柜里一片片白色、米黄色的粉末说，“那就是奇妙的植物生长刺激剂，它能刺激庄稼生长。普普通通的玉米，喷上它以后，长得像树一样高，摘玉米时得乘升降机。番茄喷上它以后，结出来的番茄比脸盆还大。”我们边说边吃，足足吃了半个钟头，肚子胀得像气球似的，再也吃不下了。可是，西瓜才被吃掉四个小小的凹坑！

后来，我们离开了“水晶宫”，坐上了飘行拖拉机。这飘行拖拉机跟飘行车差不多，也是腾空、脱离地面的。刘叔叔说：“这种飘行拖拉机真行，不光是力气大，开得快，而且不会陷在泥里，也不会压坏庄稼。它拉着飘行拔秧机或飘行插秧机在水稻田里工作时，又快又稳，一转眼就把一大片水稻田的秧苗插好了。正因为飘行拖拉机可以从庄稼顶上开过去，所以田野上不需要特地留出拖拉机路，田埂也很少。”刘叔叔坐在飘行拖拉机当中，我与小虎子、小燕坐在他的旁边。飘行拖拉机开过田野，我们仿佛是坐在飞机上似的，从庄稼顶上掠过。

刘叔叔一边开着飘行拖拉机，一边指指点点，告诉我：那叶子比床单还大的是白菜；那笔直挺立像松树似的，是甘蔗；一团团如五彩云霞，是彩色棉花；这一只只如胳膊那么粗的是丝瓜，它的下面长着萝卜--这几天吃的丝瓜炒萝卜，就是这么来的。

在田野上，我看到一大片芦苇，刘叔叔却说是水稻。水稻种得不多，因为人造粮食厂生产了大量的人造大米，够大家吃的了。只是人造大米终究和天然大米的味道两样，所以还是种了一部分水稻，给大家换换口味。

飘行拖拉机一转弯，来到一大片果园，那红红的苹果，比脸盆还大，黄澄澄的橘子像一只只南瓜，沉甸甸的紫葡萄看上去有鸡蛋那么大。

刘叔叔告诉我，这儿的庄稼自从用了新型的植物生长刺激剂，不仅长得又高又大又好吃，而且长得非常快：一个月可以收一次苹果，半个月可以收一次甘蔗，十天可以收一次白菜、菠菜，而韭菜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割一次，正因为庄稼长得那么快，我们就像一座工厂似的，几天之内就可以生产出产品，所以不叫“农场”，而称“农厂”。现在，整个未来市的蔬菜、水果，都是由“未来市农厂”供应。

飘行拖拉机再一转弯，我看到一大排黄色的厂房。咦，农厂里怎么会有工厂呢？

“这些工厂也是属于我们农厂的--这是我们叫做‘农厂’的第二个原因，它既有农场，又有工厂。”刘叔叔说，“这边的工厂是生产植物生长刺激剂的，当中是生产农药的，那边的工厂是生产化学肥料的。由于庄稼长势飞快，土壤中的肥料消耗很大。现在，我们制成了一种新的肥料，它是灰白色的粉末，叫做‘固氮粉’。这种固氮粉是从根瘤菌里提炼出来的。把固氮粉撒到土壤里，它会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氮肥，供给庄稼。这么一来，我们就用不着制造氮肥了。化肥厂只需要生产磷肥、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就行了。我们的农药厂还专门生产一种新农药，叫做‘保幼激素’。在害虫身上喷了这种新农药，害

虫就一直保持幼虫状态，不会变成成虫，无法繁殖后代，最后被消灭掉。这种新农药对人和牲畜没有副作用。自从用了'保幼激素'以后，田里就很少看见害虫了。"我们坐着飘行拖拉机，走马看花般逛了一圈，又回到"水晶宫"前面。这时，刘叔叔问我：“小记者同志，你有什么感想？这儿是不是'农厂'？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我服输了！”我笑着说。

“输了就该罚！”小虎子趁机挖苦我了。

“不罚别的事儿，就罚一件事--把刚才吃剩的半个西瓜吃完。”刘叔叔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和小虎子、小燕朝办公室走去。

小虎子一听，连他也罚上了，就赶紧挣脱了他爸爸的手，同我、小燕一起坐上飘行车走了。

穿甲克衫的人

叶永烈

机器人公司真远。

小丢丢和妈妈一早就出发，换了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正是上班时间，车多人挤，小丢丢妈妈紧紧攥着小丢丢的小手。

上了公共汽车，妈妈总是想尽办法找个座位，让小丢丢坐下来，她自己一直站着。不过，她真是钢琴迷，常常把汽车扶手当成钢琴键弹了起来，嘴里不住地哼着，算是"伴奏"。当然，今天弹的不是《胜利进行曲》，而是她正在构思、创作中的《机器人进行曲》。

突然，小丢丢用小手抓住她的手，打断了她的构思。

妈妈赶紧俯下身子，问小丢丢道：“什么事？肚子饿啦？”小丢丢没吱声。他用小手抓住妈妈的耳朵，把小嘴巴贴在妈妈的耳朵上，悄悄地打"短途电话"：“当心，有坏人！”妈妈听了这话，吃了一惊，把身子俯得更低，问道：“在哪里？”小丢丢用蚊虫叫那样细小的声音，悄悄告诉妈妈：“后面那个穿甲克衫的人，一直跟着我们，一直用眼睛盯着我们。”经小丢丢这么一提醒，妈妈直起身子，暗地里一回头，果真，在后面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穿甲克衫的男人，头发油亮油亮的。忽然，这男人也暗地里回过头来，朝这边一瞧，正好与小丢丢妈妈的目光碰在一起。说时迟，那时快，两人都赶紧回过头去，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机器人进行曲》当然再也创作不下去了。小丢丢的妈妈从那人冷冷的目光中，确实意识到对方不怀好意。她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似的，立即紧张起来。她有点后悔，如果让小丢丢的爸爸一起来，那就好了。不过，她也感到欣慰--因为小丢丢小小年纪，居然能从人群中发现坏人！

妈妈断然决定：立即下车！

小丢丢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那个难得的座位，跟着妈妈在中途下车了。

奇怪，当小丢丢和妈妈从公共汽车的前门下车，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竟然从后门下车了！

这下子，小丢丢和妈妈更加紧张起来。当小丢丢和妈妈转过脸悄悄地

朝那人瞧了一下，唷，那人也正悄悄地朝他们这边瞧呢，三对目光碰在一起！

小丢丢吓得小手手心冰凉。妈妈的手心也出了冷汗。

过了一会，一辆公共汽车来了。小丢丢和妈妈刚上前门，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立即上了后门。小丢丢急中生智，拉着妈妈跳下前门，正在这时，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也随着跳下后门。

“你们怎么啦？这儿不是儿童公园，这儿是公共汽车，一会儿跳上去，一会儿跳下来，像跳木马似的！”前门售票员对小丢丢和他的妈妈说道。

小丢丢的妈妈不吭声。小丢丢呢，忙着把眼睛朝后门瞟。

“同志，你要上哪儿去？这是3路公共汽车，你别看错了。”这时，后门的售票员倒很和蔼，对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说道。

穿甲克衫的男人没有回答售票员的话，他的眼睛正往小丢丢这边瞟。

公共汽车开走了。车站上只剩下三个人：小丢丢和他的妈妈，还有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

正在这时，一位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车站跟前驶过。

小丢丢的妈妈拦住了警察，说道：“同志，那个穿甲克衫的男人，一直盯着我们！”警察一听，就和小丢丢的妈妈、小丢丢一起，朝那穿甲克衫的男人走去。

那男人把双手往裤袋里一插，嘿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警察问道。

那男人没有马上答复。他拉开甲克衫衣袋拉链，取出一个红塑料面的工作证，递给警察。

警察看了一下，又问道：“你干吗盯着他们？”“我在执行任务！”执行任务？一听这话，不仅警察显得惊讶，小丢丢和他的妈妈都感到莫名其妙。

“你们消防队盯人，执行什么任务？”

从警察的问话中，小丢丢和他的妈妈知道那个男人，原来是在消防队工作。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那个男人直到这时，才痛痛快快地说道，“我在负责监视我们的监视对象！”“监视？谁是你们消防队的监视对象？”“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你们的监视对象？”“是的，我们随时监视这个孩子。我们跟这个孩子的父亲保持经常的联系。

我们规定，除了上学之外，这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孩子的父亲必须向我们报告。今天早上，我们接到孩子父亲的报告，说孩子要上机器人公司去，消防队就派我跟踪，负责监视。”“你们干吗要监视这个孩子？”“他有很可怕的‘特异功能’！”“什么很可怕的‘特异功能’？”“他会哭！”哈哈哈哈哈，听到这里，警察仰天哈哈大笑起来：“他会哭，就算是很可怕的‘特异功能’？天底下的孩子，哪一个不会哭？”“他哭得跟人家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一哭，就会闹水灾。他在幼儿园哭过一次，在家里哭过一次，已经闹过两次大水灾。”“难道他是小丢丢？”“是呀，他正是小丢丢！”哎哟哟，想不到小丢丢哭了两次，出了名，连警察都知道小丢丢。

警察不再盘问那穿甲克衫的男人了。他转过身子，欣喜地一把抱起小丢丢，连连说：“喔，你就是小丢丢？久闻大名，今天见面，让我好好看看你的眼睛！”警察左看右看，看不出小丢丢的眼睛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那男人说：“这样重要的监视任务，怎么好交给你这么个机器人？”小丢丢的妈妈一听，不由得一惊：这个活生生的人，怎

么会是机器人？

“队里人手不够，就派我执行任务。”

“你们消防队买了许多机器人，这我知道。消防队跟我们交通大队都属于公安系统，我们是同行。消防队买机器人，为的是让机器人代替人冲进燃烧中的危险房屋，不是用来执行监视任务的。你的工作证的职务栏里，不是写‘机器救火员’吗？”“不要紧的。今天出发的时候，消防队长让电脑研究所的工程师--也就是小丢丢的爸爸，在我的电脑中加入了‘盯人程序’，这样，我就具有盯人本领了。另外，我的衣袋里装有无线电话，一有情况，随时可以向消防队值班室报告。”“现在，你的监视对象--小丢丢既然已经发觉你在监视，那你就用不着暗中监视了。你们认识认识吧！”“我叫‘曾金’--‘真金不怕火’的意思。”那穿甲克衫的男人，向小丢丢伸出了右手。

“我叫‘小丢丢’--‘丢三落四’的意思。”小丢丢一边笑着说，一边也伸出了右手。

一握手，呵，曾金的手冰冷冰冷的，小丢丢这才明白，站在面前的确实是个机器人！

在“机器人城”

叶永烈

公共汽车来了。

小丢丢和妈妈、曾金告别了警察，一起从前门上车。

刚上车，曾金附在售票员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很快的，售票员就大声地对乘客们说：“有个孩子身体不大好，劳驾，哪位乘客给他让个座？”一位解放军战士、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女大学生都站了起来让座。

给谁让座呀？座位空在那里，没人坐。

曾金一看，连忙俯下身子，又附在小丢丢的耳边，悄悄地说：“你坐到座位上去。你站在这里，万一汽车急刹车，把你摔疼了，一哭起来不得了！”小丢丢这才明白，售票员说的“有个孩子身体不好”，原来就是指他。

还剩下两个空座，女大学生硬是要小丢丢的妈妈坐了下去。至于还有一个空座，曾金怎么也不肯坐。不过，青年工人力气大，把他按了下去，他只好坐在那里。

说来也有趣，曾金本来的任务是监视小丢丢，如今，却成了小丢丢的向导。

因为曾金本来“住”在机器人公司里，对那儿熟门熟路，有他带路，真是太好啦。

公共汽车离开市中心，朝郊区驶去。公路两边，水稻田成片成片的。小丢丢从来也未到过农村，感到新鲜极了。他再也没办法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却是跪在椅子上，趴在窗口。

公共汽车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好久好久，前面出现黑压压的一大片高楼大厦。

曾金说，那里是“机器人城”--机器人公司就在机器人城里面。

“为什么叫‘机器人城’？”小丢丢不明白，问曾金道。

“那里，是机器人的世界。”曾金答道，“那里有‘机器人制造厂’、‘机器人修理厂’、‘机器人研究所’、‘机器人公司’、‘机器人出租公司’……”“‘机器人公司’跟‘机器人出租公司’有什么不同？”“‘机器人公司’专门出售机器人；‘机器人出租公司’专门出租机器人。这两家公司，一家在马路这边，一家在马路那边，规模、大孝房子式样都差不多，招牌上只差两个字，常常叫人弄错。”正说着，公共汽车靠站了。小丢丢只好离开窗口，和妈妈、曾金一起下车。

刚下车，一个带着紫色的袖章的机器人，就朝他们仨走过来。小丢丢一看那紫色的袖章，便知道是来查票的。

妈妈麻利地从衣袋里掏出了汽车月票。

曾金也利索地出示了汽车月票。

小丢丢呢，他没有汽车月票。他记得在上车的时候，妈妈替他买了车票，然后把车票交给他。不过，小丢丢不知道把车票“丢”到哪里去了！

尽管妈妈和曾金都证明小丢丢买过车票，可是，机器人查票员“铁面无私”，仍要小丢丢补票。

“我买过票的。”

“票呢？”

“丢了。”

“你没票，就得补票。”

“我买过票的。”

“票呢？”

“丢了。”

“你没票，就得补票。”

“我买过票的。”

“票呢？”

……。……

就像放循环录音似的，机器人查票员跟小丢丢之间，一问一答，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你不补票，我要加倍罚款了！”机器人查票员提高了嗓门。

“我买过票的，干吗要补票？”小丢丢也提高了嗓门。

曾金生怕小丢丢再争下去，会“拉警报”、“发大水”，赶紧替小丢丢补了一张票。这样，小丢丢与机器人查票员之间的争执，总算画上了“休止符”。

“机器人挺认真的！”这是“机器人城”给小丢丢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机器人城”真有意思，一切都井然有序。

在大街上，“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汽车只走汽车道，行人走人行道，自行车走自行车道，虽然地上只画着一条白线，可是却像一道无形的墙壁，谁都不会无故逾越。

这里的马路干干净净，没有一星半点痰迹。虽然这是由于机器人没有痰的缘故，不过，小丢丢相信，即使机器人有痰，由于他们一向规规矩矩，也不会随地吐痰，街道上同样会干干净净。

小丢丢走在人行道上。很有意思，在人行道上他没有遇见一个迎面走来的人！

因为根据这里的交通规则，在左边的人行道上只准朝前走，在右边的人行道上只准往后走。在行人之中，有方脑袋的，尖脑袋的，扁脑袋的，圆脑袋的；有浑身钢盔铁甲的，有穿汗背心的，有穿中山装的，也有穿滑雪衫、呢大衣的--机器人是没有体温的，不怕冷也不怕热。

正因为这样，一位穿棉大衣的老机器人正领着穿背心、短裤的机器孩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散步哩！

小丢丢是“馋老板”，当然，他一边走，一边很留意街道旁边有没有糖果店、点心店、馄饨摊，有没有卖“油豆腐线粉”或者“辣油豆腐花”之类小吃的饮食店。

唉，他放慢脚步，找了好久，什么食品店、饮食店都没有。他细细一想，明白了--机器人不吃东西，在“机器人城”里怎么会有食品店、饮食店？

小丢丢一想起吃，他的嘴巴--“进口公司”里，不由得口水横流。小丢丢赶紧掏出手绢擦口水。

正在这时，小丢丢耳边响起了十分严厉的声音：“小朋友，不许乱丢废纸！”小丢丢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穿着警察制服的机器人。

小丢丢低头一看，唷，刚才掏手绢的时候，怎么从衣袋里掉出小纸头--正是那张公共汽车车票！

小丢丢把“丢”了的车票捡了起来，送给曾金--因为刚才补票的钱，是曾金拿出来的。

曾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把那张车票还给小丢丢。

小丢丢看见刚才走过的地方，有个废物箱，就朝那里走去，想把废车票扔进废物箱。

“小朋友，只许往前走，不许往后走！”想不到，那位机器人警察又发出十分严厉的声音。

小丢丢记起了这儿奇特的“交通规则”，只好朝前走。找到一个废物箱，把废车票扔了进去。

静静的世界

叶永烈

未来市的生活，像彩虹一样瑰丽多姿。

我在空中散步，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吃过午饭以后，“五用车”飞向湛蓝湛蓝的海洋。

万里晴空，太阳把金色的光芒撒满海面。

风平浪静，海面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玻璃。

“五用车”越飞越低，溅落在海面上，激起一阵雪白的浪花。“五用车”的翅膀自动收拢，变成一艘小汽艇，在海面航行。船尾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航迹，看上去就像喷气式飞机在蓝天上留下的航迹一样。

铁蛋又诗兴大发，摇头晃脑，念起了自己的“新作”--《海上吟》：大海绿茵茵，蓝天蓝盈盈，绿茵茵啊绿茵茵，蓝盈盈啊蓝盈盈。？

我一听，这首诗只不过把他的《空中吟》颠倒了一下诗句的顺序，改了几个字而已。唉，可敬的"机器人诗人"，只不过这么点水平。幸亏他的电脑还有点自知之明，懂得颠倒了一下顺序的诗的质量比原作好不了多少，所以也就没有把"新作"向《未来时报》投稿。

“哎，小灵通，地球表面70%是海洋，为什么叫'地球'而不叫'水球'、'海球'？”小虎子冷不丁地向我提出了这么个怪问题。

“大概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上，他们的鼻子底下只看到陆地，就把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称为'地球'。”我思索了一下，答复道。

“小灵通，你说得不错。”小虎子道，“在我们未来市居民的鼻子底下，不光是看到陆地，还看到海洋。'地球'这名字看样子得改。”“我的名字也得改。我已经不是铁面、铁身、铁手、铁脚的了，怎么还叫'铁蛋'？”铁蛋插嘴道。

铁蛋的话，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五用车”的屁股一翘，钻进了海里，成了潜水艇。

“五用车”的外壳是透明的，海水也是透明的，我仿佛来到了水晶宫。鱼儿从我跟前游过，虾儿从我身边溜过。

我仰起头来朝上看，天空是银白色的，鱼儿的肚皮也是银白色的；我低下头来往下看，海是青灰色的，鱼儿的背脊也是青灰色的。我这才明白，鱼儿穿青灰色的"上衣"，穿银白色的"裙子"，原来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敌害发现。

我正在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水晶宫里的迷人美景，猛地，一条浑身银白色、足足有六七米长的大鱼朝我们袭来。它行动非常敏捷，绕着"五用车"兜一个圈子，然后，使劲儿一甩尾巴，消失在海水中。

“大白鲨！”小虎子对我说。

话音未落，大白鲨像一颗导弹似的，从正面朝"五用车"急急地直冲过来。

哦，这家伙刚才是来"摸情况"的。这一回，正式发动进攻了！它似乎明白，只有从正面进攻，才能咬住"五用车"。

它张开了血盆大口，那白色的尖牙有手指头那么粗。它使劲儿一咬，“五用车”震了一下。喀嗒一声，大白鲨咬断了一颗牙齿，“五用车”安然无恙。这家伙欺软怕硬，咬不动"五用车"，尾巴一扫，闪电一般溜走了。

我刚松了一口气，海里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燃烧"，冒出一股黑色浓烟。这浓烟包围了"五用车"。

“加速！”小虎子一按电钮，“五用车”迅速前进，穿过了黑烟。

我回头一看，嗬，一只巨大的乌贼，在那儿喷出"墨汁"！

“五用车”在水晶宫里遨游。我们跟虾兵蟹将打交道。

“五用车”慢慢下降，贴近海底。这儿是浅海。阳光透过海水，淡淡地照耀着海底。

海底平展展的，长着海草、海带、海藻、珊瑚、海葵。我仿佛来到一马平川的大草原。

不过，一想到大草原，我就觉得眼前这海底"草原"好像缺了什么。对啦，对啦，我记起古代那首著名的民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原，怎么能没有牛羊？

咦，远处有黑影在晃动。那是什么？

近了，近了，我看见了，那黑影竟然是人！

“有人？”我感到奇怪。海底怎么会有人？

“那是我的‘铁哥们’！”铁蛋打趣地告诉我。

嘿，原来是机器人！机器人不呼吸，在海底倒挺自由自在。不过，铁蛋的“兄弟们”到海底来干什么呢？

咦，机器人在牧羊呢。羊怎么能够跑到海底吃草？

咦，还有的机器人骑在马背上，在那里牧马、牧牛哩。马、牛怎么能够跑到海底吃草？

难道是机器羊、机器马、机器牛？

“五用车”刹车了，停在草原上。那些羊、马、牛一点也不怕陌生，都跑了过来（确切点讲，是游了过来），把“五用车”团团围住，好奇地伸出脑袋看着我。

太拥挤了，有的甚至跑到“五用车”上面，“站”在我的头顶上哩。

趁这机会，我细细打量它们，好一副古怪的长相：那羊，虽然浑身长着白色的羊毛，可是没有脚，却长着四只鱼鳍。那尾巴也成了一根鱼尾巴！

那马、那牛更怪，长着牛头马嘴，浑身却披着银闪闪的鱼鳞。它们也没有脚，同样长着鱼尾巴。

我想起我的任务，连忙拿出手提式电视摄像机，想把这些奇形怪状的牛、马、羊摄入镜头。不过，海底本来就不大明亮，像阴天似的，这么多牛、马、羊又把“五用车”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没办法拍摄。我请小虎子、小燕帮忙，把车里所有的灯都开亮。

没想到，明亮的灯光吓跑了牛、马、羊。刹那间，它们摇着尾巴，一哄而散，都不见了！

机器人倒不怕灯光，反而走到车前。他们像哑巴似的做着手势。只有铁蛋懂得这特殊的“语言”，翻译给我听：“请立即关灯。不然，按照未来市市政府颁布的‘不得扰乱海底牧场’的规定，要罚款！”我连忙请小虎子、小燕关灯。

这时，机器人把手举到前额，行礼致敬。

“五用车”启动了，离开了海底。

“这些奇怪的牛、马、羊，我从来也没见过！”我对小虎子说道。

“它们叫‘牛鱼’、‘马鱼’、‘羊鱼’。”小虎子说出了一连串新鲜的名词。“它们是未来市遗传工程研究所培育的，在鱼的细胞中加进了牛、马、羊的基因。这么一来，它们能够像鱼那样用鳃呼吸，在海底生活；又能像牛、马、羊那样长牛肉、马肉、羊肉。”“还有牛奶、马奶、羊毛呢。”小燕补充道。

“牛、马身上为什么不长毛？”

“牛毛、马毛没人要！”

“鲨鱼不吃它们？”

“鲨鱼最喜欢吃它们呢！”

“鲨鱼来了怎么办？”

这时候，铁蛋插嘴说：“我的‘铁哥们’手里有驱鲨剂。”“驱鲨剂？”我问。

小虎子告诉我，鲨鱼是“近视眼”，用灯光赶不走它们。

不过，海里有一种小鱼，叫摩西鲈。摩西鲈虽然小，鲨鱼见了就逃。

为什么呢？科学家从摩西鲈身上，提取到一种牛奶一样的液体。鲨鱼一“闻”到这种液体，马上逃之夭夭。后来，科学家们用人工的方法大量制成这种液体——“驱鲨剂”，用来驱赶鲨鱼。鲨鱼，是海底草原上的豺狼！

“大乌贼来了呢？”我又问。

“一见大乌贼来了，机器人就冲上去。”小虎子说，“机器人是‘铁打的汉’，大乌贼对他没办法，只好放一通墨汁，溜走了。”哦，怪不得机器人在海底工作，他们是忠于职守的海底“牧民”！

“我的‘铁哥们’不光是海底牧民。”铁蛋十分自豪地说，“我的‘铁哥们’还是海底工厂的工人哩。”“海底有工厂？”我问。

“是的。”小虎子说：“那是在深海。那儿有许多机器人在开采海底的锰矿。”“我们上那儿看看去！”

“不行。深海的压力很大，‘五用车’受不了。”“五用车”返航了。

当“五用车”钻出海面，海上起风了。大风掀起了一排排巨浪，蓝色的海面上泛起了白花花的泡沫。可是，几秒钟之前，“五用车”在海面下，那儿却风平浪静。

水晶宫，是一个静静的世界。

“五用车”越飞越高，我俯瞰海面，啊，大风像一只无形的大钉耙，正在那里翻晒着蓝色的“稻谷”！

黑影

叶永烈

东方一片红霞。从第五十层上俯视滨海全城，街上人来人往，渐渐热闹起来。金明和助手们虽然通宵未合一眼，心里却乐滋滋的，都为终于揭开了鬼山黑影之谜而高兴。

金明和助手们商量，决定三上鬼山，把娄山请下山来。然而，如何把娄山安全地“请”下山，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在与世隔绝的荒山上生活多年，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他把金明当成来搜捕他的人，穿上“穿壁衣”逃之夭夭，那就麻烦了！

金明认为，对娄山只可智取，不可力擒。特别是他独自在野外生活多年，会养成一种害怕生人的习性，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逃跑。金明沉思了一会，想出个妙计。他伸出手给戈亮和张正看，呵，手心里写着两个字：攻心。……在戈亮和张正分头各自完成了金明交给的任务之后，他们仨又坐着原子能直升飞机，飞往鬼山。这一次，金明依旧让飞机降落在离鬼山几十公里远的地方，然后像前两次一样，悄然在鬼山脚下扎了营帐。

金明是一个异常谨慎的人，尽管他读了密码日记，对鬼山黑影的身世已经了如指掌，但是他仍像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行动非常小心。他们仍然花费了三天时间，一动不动地埋伏在山洞附近，观察着黑影的生活规律。黑影的生活规律如旧，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时间观念很强，什么时候出洞，什么时候回来，都很严格。直到第四天早上，金明才决定入洞。

清晨，鬼山上浓雾缭绕，宛如仙境。当金明和他的助手在山洞附近埋伏好以后，5点45分，黑影又悠然从洞中冒出，消失在密林中。

这一次，改由戈亮在洞外望风，金明和张正入洞。他们小心翼翼地背着一个木箱子，行动不大方便。

还好，黑影像平常一样，直到中午时分才回洞。金明和张正在黑影回洞之前，安然退回到了洞外的草丛之中。

金明、戈亮和张正眼看着黑影回洞，心中如十五个吊桶提水--七上八下，不知道黑影在见到那些东西之后，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当娄山回到洞里之后，便打开那只褐色牛皮手提箱，小心翼翼地把什么宝贝放进了箱子。这宝贝不是别的，是娄山今天刚捕获的一只美丽的蝴蝶。几十年来，娄山在鬼山上捕捉各式各样的昆虫，制成标本，放进这只箱子。如今，箱子里满满地放着各种标本。

当娄山放好蝴蝶，习惯地上床午睡的时候，发觉枕头上有什么东西。他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封信。娄山吓了一跳，他在鬼山上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信。这信，怎么会放到他的床上？有谁来过这里？

娄山抖抖嗦嗦地拿起信，朝上面走了几步，借助于洞口射来的光线，看见信封上用毛笔赫然写着：烦交娄山同志亲收魏英。这笔迹，是娄山十分熟悉的，确实是魏英的手笔。娄山急忙拆开了信，抽出了信纸。信是用“娄氏密码”写成的，很简单，只是抄录了晚唐诗人王驾的妻子陈玉兰所写的一首诗：寄夫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
寒到君边衣到无？

娄山读罢，心中感慨万千，真是“家书抵万金”。他仔细一看，在诗的下面还有几句附言--亲爱的山：托人送上这封信及一只彩色电视机、一面红旗。这只电视机可以直接接收通信卫星转播的世界各国的电视，你可以从中看一看如今世界各国的面貌，看一看我们祖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山，祖国需要你，你如愿下山，可把红旗挂在洞口，会有人接你下山。

今晚8点整，17频道电视将播出“科学家诗歌朗诵会”节目，我将登台朗诵三首诗：李白的《长相思》、闻一多的《色彩》和陈玉兰的《寄夫》。愿你能在电视屏幕上见到我。

阔别多年，思绪万千，纸短话长，余言面谈。

娄山读完信，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块东西，原来那便是挂壁式电视机的荧光屏，像纸那样薄，连天线都已安装好了。只不过它挂在暗处，不大引人注目。

娄山用手按了一下电钮，电视机的荧光屏上便出现了有趣的节目。“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娄山在洞中不是“数日”，而是度过了数十个寒暑，怎能知道当今世界是何等模样？

这一回，轮到金明他们当“热锅上的蚂蚁”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山洞的洞口，期待着洞口出现红旗。然而洞口毫无动静。戈亮和张正着急了，过来问金明怎么办。

金明笑笑，下令撤退！戈亮和张正都有点不可理解：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撤下山去？万一洞口挂出红旗，怎么行呢？

在回到山脚下的宿营地之后，金明才笑着对两位助手说：“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睡个安稳觉。黑影下午没有出洞，正是说明他在洞里看电视着迷了！”

你们想想，一个人几十年没看过电视，这下子非看个够不可。正因为这样，他看他的电视，我们睡我们的觉。”

戈亮问道：“老金，依你的估计，洞口什么时候会挂出红旗？”

金明很有把握地说：“明天早上！”

夜里，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过“安稳觉”。尽管金明表面上那么镇静，实际上他也很担心，因为万一黑影逃逸，无从追踪，不仅使祖国失去了一位科学家，也失去了神秘的“穿壁衣”。

早上4点，张正就吵着要上山了。这一次，三人都穿了便衣，大摇大摆地上山了。晨光熹微，浓雾迷蒙，10来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正因为这样，直到挨近洞口的时候，他们才看到，果然在洞口上方挂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一位浑身穿着黑色衣服的人站在洞口，怀中抱着透明头盔，雪白的长须，雪白的长发，宛如童话中的圣诞老人。

金明万万没有料到，老人这么早就已经在洞口恭候了！是呵，金明怎能体会到，一个与世隔绝多年的老人，是何等迫切希望回到人世间。

金明快步奔向前，向老人伸出手，刚说了声“娄--”，老人便把金明紧紧拥抱，热泪从老人的眼眶里滴到金明的面庞，金明清晰地听到了老人急促的呼吸声和激烈的心跳声。

老人嘴里不住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像一个牙牙学语的3岁孩子。唉，多少年来，他孑然一身，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除了独自对月吟诗之外，整天像哑子一样，以至连舌头都不太灵活了。

金明仔细听着老人的话，过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你是魏英派来的？”金明连连点头，从口袋里取出两样“证件”：魏英年轻时的照片和一条金项链。这下老人对金明完全信任了，带领他们三人走进了山洞。

人们常说，老人的脾气有时跟小孩子一样，这话不错。娄山就是这样，他蹦蹦跳跳地跟着金明一起下山，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仿佛这么多年没讲的话，要在这时全都讲出来。张正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老天真”。

娄山的三样宝贝--男式“穿壁衣”、女式“穿壁衣”和一箱昆虫标本，全都装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了，娄山用留恋的目光看着鬼山。戈亮驾驶着飞机，特地绕鬼山一圈。娄山叹了一口气，说了句：“唉，再见了！”

金明笑着告诉娄山：“你的穿壁衣，不仅惊动了公安局，而且惊动了科学院！自从朱敏教授在鬼山山洞里捕到一只吸血的蚊子，查明蚊子所吸的是A B型人血后，山中黑影便成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人们议论纷纷。”

娄山很关心地问道：“人们讲我些什么？”张正一旁插嘴道：“有的说是野人，有的说是外星人，有的说是狼孩，还有人猜测你是间谍。”

“哈哈，哈哈……”娄山大笑起来。

“娄老，”金明用非常亲切的新称呼，“这下你该公开你的‘穿壁衣’的秘密了吧！”

娄山捋了捋长髯，慢吞吞地说：“可惜我父亲去世了，他的实验本又找不到了，我只能把从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些不全面的解释告诉你们。”

就在这时，原子能微型飞机直接降落在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前的草地上，一位银发皓首的老人--魏英教授正站在门口，欢迎亲人归来。

世外老人，历尽艰辛，终于归来了。

正负之间

叶永烈

“当，当，当……”随着那第十二声“当”，过去了的一年宣告永远过去，新的一年宣告已经来临。这送旧迎新的时刻，对于机器人出租公司的成千上万名机器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当除夕夜的第十二声“当”响过之后，电视台便立即播发一年一度的“最佳机器人”评选揭晓消息。

机器人出租公司的业务是出租机器人，服务的范围包罗万象：司机机器人可以为您开“安全车”；保姆机器人可以为您照料孩子并包洗尿布；扫地机器人会把马路上的每一张落叶和每一张冰棍纸扫净；旅游机器人会不厌其烦地把每一处名胜的每一个典故一字不漏地向您介绍……只要您拨一下电话：“00000000”，就可以与机器人出租公司业务处取得联系；只要您说一声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几分钟以后，机器人出租公司派出的机器人便站在您的面前。

尽管机器人出租公司的广告上，都写着“服务周到，包您满意”之类字眼儿，不过，机器人的服务态度也不尽一样。

有的机器人“服务马虎，包您生气”哩！比如，有的售货机器人根本谈不上“百拿不厌”，而是“一拿就厌”，甚至“不拿也厌”。你问他一句，他的眼睛瞪得比电灯泡还大，“包您生气”。还有，有的护士机器人喜欢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出神。

你喊了十声，哪怕是喊了一百声，她也懒得答应一声，嘿嘿，“包您生气”！

为了维护机器人出租公司的信誉，为了号召那些“包您生气”的机器人向“包您满意”的机器人学习，机器人出租公司决定每年评选一次“最佳机器人”。谁被评为“最佳机器人”谁就将“誉满全球”——那一年，所有的机器人出租公司广告上，都将画着他的笑容可掬、“包您满意”的形象。另外，“最佳机器人”还可获得为期一年的假期，任他到天南海北旅游……“最佳机器人”只设一名。从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当中，推选这么一位“最佳机器人”，如果按照一般的选举程序，从小组酝酿，到小组讨论、小组提名、小组选举，大组酝酿、大组讨论、大组提名、大组选举，公司酝酿、公司讨论、公司提名、公司选举，有整整十二道程序。如果每道程序花一个月的话，那么，选举就得进行一年，选出来的将不是当年的“最佳机器人”，而是一年前的“最佳机器人”了。

幸亏机器人的头脑比人要简单，当然，它们的选举方法，也要比人简单。

按照机器人出租公司的规定，选票，就是群众来信。机器人出租公司以为，这些群众来信，就是评定一个机器人服务态度优劣最好的标尺，是评寻“最佳机器人”的最可靠的依据。

不知道始于何年何月，也不知道出于何书何典，人们习惯于以“收到表扬信××封”作为一种衡量服务工作好坏的统计方法。不料，这一方法被机器人仿效并加以发挥。机器人出租公司规定，群众寄来一封表扬信，就算

一张赞成票；群众寄来一封批评信，就算一张反对票。赞成票是“+1”，反对票就是“-1”。比如，某机器人的表扬信六封，批评信一封， $6 - 1 = 5$ ，得五票；某机器人的表扬信一封，批评信六封， $1 - 6 = -5$ ，得负五票。

由于一封信算一票，得票多少取决于“封数”，不取决于信件本身的内容。比如，一封只写着“小马很好”四个字的明信片，跟洋洋万言的关于机器人小马先进事迹的表扬信是同等的，都算是一张赞成票。同样，“小马不好”跟一封严厉地批评小马种种劣迹的信，都算是一张反对票。机器人头脑简单，最喜欢简单明了的办事原则。

当然，也有的信件比较伤脑筋。比如，有的群众来信，在讲了一大通优点之后，在结尾处来了个“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讲了一二条缺点。这算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嗯，不正也不负，算是0票--弃权票！同样，有的群众来信在狠狠批评了一顿之后，在结尾处来了个“但是，它接受批评的态度还算好”，这也算是0票--不正也不负。

按照以上原则，把机器人出租公司在一年之中（也就是从上年度除夕夜第十二声“当”算起，至本年度除夕夜第十二声“当”为止）所收到的群众来信，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谁获得的赞成票最多，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年度的“最佳机器人”。

这一年度，“最佳机器人”是谁呢？

阿西！

阿西，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器人，身上是普普通通的零件、元件，容貌也是普普通通，做着普普通通的服务工作。连它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不对，不对，机器人是从来不做梦的。对了，对了，连它自己也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获得“最佳机器人”这样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

负责统计选票的电子计算机，向来是以公正著称的。它的选票差错率低于一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它统计了一百万张选票，算错了的，还不到一张。

然而，这一次电子计算机公布的统计结果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阿西获得的正票数，竟达33333330张！

要知道，荣获上一年度“最佳机器人”称号的第一百货商店售货机器人荣荣，正票数才33333，只及阿西的零头的零头！

阿西怎么会获得那么多的赞成票？

这，当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元旦凌晨，他们蜂拥到阿西的家里。

阿西的家，是普普通通的家--机器人新村里，一间普普通通的房子，几件普普通通的家具，连床都没有（机器人是不睡觉的，它们的家里通常是没有床的）。

“阿西，你怎么会被评为‘最佳机器人’？”

“阿西，请你谈谈当选为‘最佳机器人’的感想！”

……

面对着那么多记者，面对着各式各样的问题，阿西只是反反复复说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器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被评为‘最佳机器人’的。”

阿西的过分的谦逊，使记者们无法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可以写进报道的东西。

一位机灵的记者来了个“迂回包抄”。他从阿西那小小的房子里挤出来，赶到机器人出租公司。他要求查看那些“选票”。

于是，他在各种各样的信纸上，看到用各种各样的笔迹，写着的各种各样的话：“阿西好。”

“阿西的服务态度真好。”

“阿西是机器人中的榜样。”

“我投阿西一票。”

“我喜欢阿西。”

“阿西很有礼貌。”

很自然，以上六封都只有一句话的信，就算是六张赞成票。记者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不得要领。他在信件堆里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一封长信：“我喜欢阿西。我常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阿西。每天晚上，当播音员朱杰播讲新闻的时候，总是边播边喝茶。我注意到，朱杰才喝了几口茶，就有一位机器人出现在屏幕上，给他的茶杯加满热气腾腾的开水，然后向朱杰一鞠躬，很有礼貌地拎着热水瓶退出屏幕。当它给朱杰倒开水的时候，朱杰总是中止了播音，对它说：‘谢谢你，阿西！阿西的服务态度真好，我投阿西一票！’”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新年的第一天，阿西成了第一号新闻人物。

虽说元旦休假，阿西从无节假日。早上，它照例到电视台去上班。

阿西感到震惊，一夜之间，街上的机器人出租公司的广告，怎么都画上了阿西的头像？

阿西感到奇怪，一坐上公共汽车，怎么有那么多人注视着自已？

“你就是阿西吧？”

“你就是最佳机器人？”

“请你签字留念！”

“请你签名！”

在颠颠簸簸的公共汽车上，阿西被许许多多的人团团围住，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贺年片以至火柴盒、手绢、香烟壳上，签了“阿西”两个字。一直到终点站，阿西才算从那包围圈中解放出来。这时，阿西才发现自己坐过了站--上电视台，要在前面第五站下车。

没办法，只好坐回头车。谁知一上车，它又陷入重重包围，直到终点站--也就是刚才的起点站，它才第二次从包围圈中解脱出来。

唉，没办法，再坐回头车吧。如此来回折腾着，直到有一次车子停靠在电视台前时，它大吼一声：“我要下车啦！”那些要求签名的人吓了一跳。阿西乘他们被吓呆了的一刹那，跳下了车。

10几年来，阿西第一次上班迟到--整整迟到了两个半小时！

阿西没有脸红（因为机器人的脸是不会红的），但是它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当它步入电视台时，谁都没有责怪它迟到，反而一个个跑来跟它握手，向它祝贺。

阿西终于来到它工作了10几年的地方--演播室。它是电视台向机器人出租公司租来的清洁工。它每天的工作是打扫演播室。它总是把那里打扫得一干二净。它还主动把每一个热水瓶都灌得满满的，给那里的工作人员沏好一杯一杯热茶。它从来就是这样，一刻不停地做着普普通通的服务工作。

奇怪，今天当阿西刚刚拿起吸尘器工作，电视台的负责人就来了。他

递给阿西一个红色的大信封，信封上写着：最佳机器人阿西收。阿西赶紧打开，里面是一张红底金字的“最佳机器人”证书，还有一张同样考究的硬纸片，上面贴着阿西的照片。原来，这硬纸片儿是“免费旅游证”，持证者可以到全国任何地方旅游，乘飞机可坐头等舱，乘火车可坐特快软卧，乘汽车可独用高级空调轿车，住旅馆可住高级宾馆的独用套间，一切免费。

“从今天起，到今年除夕为止，你不用来上班了。”电视台负责人笑嘻嘻地对阿西说，“按照你们机器人出租公司的规定，你可以拿这张‘免费旅游证’，去痛痛快快地玩一年--这是最佳机器人应得的享受！”

“我不想出去玩！”阿西诚心诚意地说，“我一走，这儿谁来打扫？谁来泡开水？朱杰先生在播音的时候要喝水，谁给他倒水？”

“你放心，一百个放心！”电视台的负责人拍着阿西的肩膀说，“已经有一百个出租机器人，报名顶替你的工作。你安安心心去旅游吧！”

腐蚀

叶永烈

一架雪白的直升飞机，机身上漆着巨大的红十字，正在中国西北部的大沙漠上空匆匆飞行。

飞机离地面只有四、五百公尺。

机舱里，人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神情严峻。

除了响着发动机单调的轰鸣声外，人们沉默不语。

半球形的舷窗玻璃像金鱼眼般凸出在舱外，一位姑娘伸长脖子，正透过玻璃细细地观看着脚下的大地。

沙漠，无边无涯的沙漠，有的看上去像木纹，有的像一大张平整的砂纸。

盛夏的烈日喷射着明亮的光芒，在沙漠上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移动着的黑点——直升飞机的影子。

姑娘那对黑宝石般的大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她长得很丰满，高高的胸脯象征着充满活力的青春。

她的脸色红润，鼻子小巧挺直，嘴唇微微噘起，显得十分自信。

白帽下，露出一绺棕黄色的烫发。

此刻，她双眉紧蹙，无心欣赏窗外的沙漠景象，而在那里搜寻什么。

突然，姑娘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叫起来：“在那里！

在那里！”

也就在这时，坐在机舱左边的另几个人，也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姑娘发现了什么？

在直升飞机左前方，那浅黄色的沙漠上有一团醒目的红白相间的东西，旁边，斜卧着一只黑褐色的锥形物体。

直升飞机朝左前方飞去，姑娘又大声说道：“是降落伞！

是‘银星号’！”

“银星号”飞船是中国发射的，它在太空中作了漫长的遨游之后，溅落在大沙漠上。

飞船中载有一名宇航员。

不知什么原因，在归途中，宇航员与地面站失去了联系。

这意味着他发生了意外。

直升飞机降落在离“银星号”飞船一百多公尺的地方。

降落时，螺旋桨像巨大的风扇，搅起弥天黄沙，弄得天昏地暗。

机舱里开放着冷气。

当舱门一开，一股炙人的热浪立即扑面而来。

人们戴上墨镜，在松软的沙漠上一脚低、一脚高地奔跑着。

每踩下一脚，都立即扬起一股尘沙。

走在最前面的是宇航救护队队长。

他来到指令舱前，十分熟练地打开了舱门。

这时，姑娘和几位救护队员都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他们朝里一瞧，一股刺鼻的蒜臭味直窜脑门。

宇航员穿着宇航服，歪着身子，斜躺在指令舱的角落里。

头盔、宇航椅都已经碎裂。

显然，宇航员早已不幸地被死神夺去了生命。

队长爬进舱里。

当他的脚一踩进去，几乎惊叫起来：地板变得像沙漠似的软绵绵，一脚下去就踏出一个深深的凹坑，扬起一股细尘！

舱里零乱不堪。

队长随手拿起宇航椅的座垫，谁知就像豆腐似的松散，裂成许多碎屑从手中掉了下去。

队长走向宇航员，他的手一碰宇航服，竟然马上碰破一个大洞。

要知道，宇航服是用十多层坚牢的合成纤维做成的，如今却变得像草纸做成似的！

“腐蚀！

腐蚀！

遭到了极为严重的腐蚀！”

队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他退向舱门，正好踩在姑娘的脚上。

原来，姑娘也爬进舱里，忍着奇臭，蹲在地上拾取碎屑，装入样品瓶……二无线电波把来自大沙漠的令人震惊的信息，迅速地传递到中国宇航中心的总指挥部。

“‘银星’号内部遭到严重的腐蚀，原因不明。

宇航员早已遇难。”

这短短的电文，像一颗猛烈的炸弹，在总指挥部爆炸了。

是啊，自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类第一次征服太空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是啊，中国的宇宙飞船曾多次访问各个星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总指挥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腐蚀？

腐蚀？

严重腐蚀？

特别是“内部遭到严重腐蚀”，令人百思不解。

宇航材料专家手持电文，两道浓眉几乎拧在一起，自言自语道：“跟‘银星’号一样的飞船，不知道在太空中飞行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发生‘内部遭到严重腐蚀’的呀！”

尽管原因不明，总指挥部仍然作出了决定：宇航救护队立即返航——因为宇航员已经遇难。

队长把“银星”号指令舱的舱门重新关上，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直升飞机，准备让全队返航。

这时，姑娘却突然要队长把返航时间推迟半小时。

“请允许我用半小时时间，把腐蚀的原因查一下。”

飞机的舱门敞开着。

姑娘闷在火炉般的机舱里，正在用显微镜观察着从“银星”号上取到的样品。

队长虎彪彪地站在旁边，用急切的目光注视着姑娘的一举一动。

姑娘叫李丽，大学微生物专业的毕业生。

她眯着一只眼，睁着一只眼，屏气敛息地专心观察着。

一刻钟过去了，驾驶员跳上了座位，准备起飞。

“怎么样？”

队长又问道。

“再给我五分钟。”

李丽连头也不抬，答道。

五分钟终于过去了，李丽霍地站了起来。

她的脸色非常严肃，一字一顿地说道：“韩队长，我们不能返航！”

“为什么？”

“你看看。”

队长蹲了下来，把眼睛凑近显微镜的目镜，在他的视野中，蓦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呈“X”形的鲜黄色的小东西，在不停地蠕动着。

“这是什么？”

“这……连我也无法说清楚。”

李丽说道，“这是一种地球上没有见过的微生物，可能是从太空中带来的。”

据我推测，‘银星’号就是被它腐蚀掉的。

这是一种腐蚀力非常强的微生物。

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返航——因为我们的救护队员，我们的飞机，都沾染了它。

我们飞到哪里，就会把它带到哪里，把那里的一切都毁灭！”

队长没有马上答话，他又把眼睛凑近目镜。

过了一会儿，他猛然抬头，对已经坐在那里作起飞准备的驾驶员大声说道：“推迟起飞！”

队长召开了全队紧急会议。

李丽的话，使队员们都感到意外。

“队长同志……”驾驶员说道，“李丽同志的意见，我同意。”

如果确实是从太空来了一种可怕的微生物，我的飞机绝不能带着它到处飞行，污染祖国，污染地球。

不过，现在正是中午。

根据我的经验，在沙漠里，几乎每天中午三点钟之后都要起风，到了傍晚便飞沙走石。

这里一马平川，无遮无挡，狂风会摧毁飞机！”

“即使明知飞机被摧毁，我们也不能动身返航！”

队长刚说完，就觉得浑身发冷。

在热浪滚滚的沙漠上，这位关东大汉居然冷得发抖，上下牙齿厮打起来。

“队长可能感染了太空微生物——烈性腐蚀菌！”

李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正当李丽打算弯腰扶起队长，忽然觉得自己的手也在发抖！

顿时，李丽一点也不觉得热，一股寒气从脚底窜向脑门。

李丽深知自己也受了感染。

她推开了扶救她的队员，赶紧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的话：总指挥部，请立即转告杜微老师，我在“银星”号内查出来自太空的烈性腐蚀菌，鲜黄色，X形，从未见过。

全队受感染，无法返回。

请不要组织营救，以防烈性腐蚀菌扩散。

李丽写完，吃力地撕下笔记，抖抖索索地递给发报员。

此刻，她已精疲力竭，倒在火辣辣的沙漠上，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烫。

就在发报员发报的时候，李丽猛然间又记起什么，咬紧牙关挣扎起来，在笔记本上补写了一行字：烈性腐蚀菌似乎不能腐蚀飞船外壳——金属钛。

李丽写毕，像虾似的蜷曲着身体，即使用双手紧抱脑袋，依然冷得全身直打寒颤。

发报员的手也开始发抖。

他意识到，生命已经非常有限。

他伸手拿起李丽补充的几句话，准确无误地发了出去，刚发完，已经没有气力接收总指挥部的回电了。

无线电波在沙漠上空嘶哑地呼叫着，然而，救护队员一个个倒在沙漠上，蜷曲着，颤抖着，没人理会远方的呼唤。

渐渐起风了。

风越来越大，裹挟着沙粒漫天飞舞。

一阵狂风袭来，吹断了直升飞机的螺旋桨。

紧接着，势头更大的一阵狂风，猛地推倒了直升飞机……三就在李丽生死攸关的时刻，杜微却正在葡萄架下一边喝着龙井绿茶，一边下围棋。

杜微，瘦小的老头儿，五短身材，花白的小平头，一点也没有教授的派头。

他的眼睛右大左小，左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据说这是一种“职业特征”——长期眯着左眼看显微镜所造成的。

杜微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微生物专家，曾给李丽上过课。

他的对手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身材像绿豆芽似的，又高又细。

大抵由于脸色白净，两颊瘦削，眼珠像围棋黑子似的，显得又大又黑又明亮，一望而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穿着长裤、长袖衬衫，手中的折扇不停地挥摇着；他叫王璠，外号

“小白脸”，杜微的得意高足。

就在这时，响起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杜师母领着一个年轻人来了。

这个青年中等个子，三十来岁，国字脸，粗眉大眼，嘴唇显得有点厚。

他穿着短袖衬衫，短西装裤，露出黝黑、发达的肌肉。

他叫方爽，杜微的另一位助手。

“杜老师，系里刚收到的加急电报。”

方爽说着，把电报递给了杜微。

王隽见方爽满头大汗，马上把手中的折扇递给了他。

杜微拆看了电报，眉间皱起像幕布的褶裥似的竖纹。

“太疏忽了！”

杜微长叹了一口气。

他记得，在宇宙航行初期，他的老师和另几位微生物学家曾预言过，在太空中，在其它星球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可怕的微生物。

那时候宇航员天外归来，总是要用“碘氢氧化钠”之类消毒剂严格消毒。

后来，经过多次宇宙航行，从未遇上什么“可怕的微生物”，人们大意起来，取消了消毒手续，宇宙飞船上也取消了消毒设施，很多人甚至嘲笑杜微的老师是杞人忧天！

如今，杜微的老师虽然早已成为故人，而他的真知灼见却被现实所证明。

不过，不幸中万幸，“银星”号是溅落在沙漠上，烈性腐蚀菌在极度的干旱中难以迅速繁殖、扩散。

如果飞船溅落在大海里，那小小的天外怪物将吞噬地球，变万物为齑粉……杜微把李丽的电报递给两位助手。

方爽看了电报，这位习惯于未开口先笑的人，脸色变得板滞起来，肌肉仿佛僵化了似的。

方爽已是讲师，也曾教过李丽。

此刻，他的脑海中闪现了这位爽朗而又执著的姑娘的形象。

他仿佛看到，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在火辣辣的沙漠上干枯了，焦萎了，凋谢了。

他的心，像灌了铅似的，变得异常沉重。

王隽看了电报，脸色惨白，双眼变得无神。

他同样曾教过李丽，这位迷人而又聪颖的姑娘，使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

不过，他身为老师，而在大学里“耳目众多”，学生们对这类事情最为敏感，因此他只能对李丽进行“热水瓶”式——内心热而外表冷的恋爱。

由于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就连杜微、方爽都未曾发觉，只有李丽心领神会。

李丽毕业后，他们之间书信来往。

别人问起，王隽总是掩饰道：“李丽要我代查文献……”如今，这份突如其来的电报，给王隽迎头泼了一盆冷水，顿时也使他感到浑身发冷。

他仿佛看到，李丽倒在沙漠之中，狂风夹带着弥天黄沙，正倾泻在她的遗体上，把她深深地埋掉……沉默了一会儿，杜微用缓慢而严肃的语调，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安危的重大问题。”

我马上飞往宇航中心，然后赶往现场。

“我以为，必须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深入地研究这种天外微生物，而实验室必须建立在沙漠深处，以防烈性腐蚀菌扩散。”

“我要亲自去那里建立实验室，从事研究。”

不过，我已经年老体弱，希望你们两人之中，去一个，和我一起工作。

这一去，恐怕要在沙漠里‘隔离’三年五载。

谁去谁留，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杜微说完，用期待的目光望着王隽。

在老教授的心目中，论才华，王隽在方爽之上。

面临着如此重大的研究课题，他当然希望带最得力的助手去。

“我去！”

方爽快人快语，抢先答道。

“由老师决定吧！”

过了一会儿，王隽答道，“去是工作，留下来也是工作。”

我不论去留，都可以。”

“好，等我向杨校长请示以后再定。”

杜微说道。

四五年过去了。

杜微和方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茫茫沙海之中，度过了五个春秋。

五年前，杜微和方爽坐着直升飞机，在“银星”号溅落点上空款款低飞，亲眼看到许多穿白大褂的人蜷曲着身体，倒毙在黄沙上，有的遗体已被黄沙埋掉了一半。

他们俩的视线模糊了。

泪水沿着杜微眼角深深的皱纹滚了下来，轻不挥泪的方爽，也止不住热泪纵横。

直升飞机继续向前飞行，杜微选中了沙漠中心作为实验基地。

直升飞机一次次在那里降落，宇航中心调派了一批年轻人，在几天之内，就建造起一座实验室。

实验室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

实验室是圆形的，看上去像座碉堡。

实验室银光闪闪，四壁、天花板、地板、器具，绝大部分是用金属钛做的。

钛，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概的金属，银亮，轻盈，坚牢。

在化学上，大名鼎鼎的强腐蚀剂“王水”能够吞噬白银、黄金，以至把号称“不锈”的不锈钢侵蚀，变得锈迹斑驳，面目全非。

然而，“王水”对钛却无可奈何。

在“王水”中浸泡了几年的钛，依旧锃亮，光彩照人！

在十八世纪，当人们发现钛的时候，就把它作为英雄，用希腊神话中巨人族中的英雄——泰坦（Titan）来命名它。

在古希腊，“泰坦精神”就是勇往直前的同义词。

由于李丽临终前的提醒，杜微选用了这种英雄的金属来对付来自天外的恶魔。

银亮的碉堡建成之后，杜微要年轻人坐着直升飞机一批批撤离。

最后，那里只剩下杜微、方爽，还有一架微型直升飞机。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

杜微和方爽穿上特制的保护衣。

这种保护衣的样子像宇航服，表面镀了一层金属钛，就连头盔上也镀了钛——尽管从外面看过去像镜子一般，从里面却能看见外面的一切。

杜微和方爽相视而笑，他们浑身闪耀着银色的光芒，杜微说像中世纪披着铠甲的武士，方爽则用大白话来形容——像只热水瓶胆！

方爽平素喜欢体育运动，会开汽车、摩托车、摩托艇，也能驾驶直升飞机。

他在驾驶椅上坐定之后，忽然回头对杜微说，他忘了带水壶，请老师替他去实验室里拿一下。

方爽从来没有支差过他的老师。

杜微以为他真的忘带水壶，便下了飞机，朝实验室走去。

这时，杜微猛地听见身后传来轰鸣声，回头一看，微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急速转动，扬起一股黄沙。

一转眼，微型直升飞机腾空了，把杜微孤零零地撇在沙漠里。

方爽从来讲话实打实的，这一次怎么撒起谎来呢？

望着逐渐远去的直升飞机，晶莹的泪花，又一次从杜微的眼角落下来。

杜微心里明白：方爽怕到溅落点取样很危险，故意把老师支开，独自以“泰坦精神”赴汤蹈火去了！

渐近中午，寸草不生的沙漠上热不可耐，真的像《西游记》里所写的，“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

可是，杜微没有躲到地下室去，呆呆地望着连一只飞鸟也没有的万里碧空。

过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响起隐隐约约的轰鸣声。

杜微循声望去，只见小黑点渐渐变大，果真是方爽平安归来。

杜微忐忑不安的心放下来了，急切地朝飞机奔去。

谁知方爽刚下飞机，就像怒狮般朝老师猛吼道：“闪开！”

方爽穿着银光闪闪的保护衣，拿着一只银光闪闪的样品瓶，朝实验室的消毒间走去。

他随手把门反锁，消毒液朝他上上下下喷洒。

按照沙漠的“惯例”，下午三点以后，起风了。

呼啸的狂风，吹毁了那架轻盈小巧的微型直升飞机。

直到傍晚五点多，方爽经过极为严格的消毒，这才脱掉那件甲壳似的保护衣，走出消毒间。

“菌种取来了！”

方爽见了老师，马上报告道。

不过，他的脸上没有笑意，而是浓眉紧锁，两道眉头差不多拧在一起了。

沉默了半晌，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全都牺牲了！”

方爽讲述了现场目击的惨相：他从“银星”号指令舱里取出烈性腐蚀菌菌种，放入用金属钛做成的样品瓶，然后，去看望救护队员。

他们都遭到了强烈腐蚀，连面目都难以辨别，有一具尸体的白帽下露出一绺棕黄色的烫发，他认出是李丽，捧起黄沙把她掩埋了……长时间的绒

默，耳边只响着狂风的呜呜声，只响着沙粒打在实验室金属钛墙壁上的噼哩啪啦声。

“如果刚才消毒不彻底，我们会遭到和李丽同样的命运。”

杜微一边这样说，一边闪动着明亮的目光，他的声调并不低沉，“研究科学就跟打仗一样，有时要以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胜利的成果。

当年诺贝尔研究炸药，他的弟弟被炸死，他自己受了重伤……趁现在还活着，你赶紧把现场所见所闻写下来。

万一我们遭到不幸，这些白纸上的黑字也许会给后人以启示。”

从那天起，他们每天写下了详细的工作记录，他们随时都作好了与这个世界“告别”的准备。

方爽兼做报务员，用无线电波与宇航中心经常保持联系。

他们需要什么，就请宇航中心派直升飞机空投。

不过，杜微决不允许任何一架飞机在这里降落，也不许任何人前来访问，以杜绝任何造成烈性腐蚀菌外传的机会。

当然，他们俩也绝不离开那里。

沙漠里的生活，就像沙漠本身一样枯燥。

这里的水，比金子还贵。

水，全靠空投。

杜微和方爽除了把水用于实验之外，差不多把每滴水掰成几瓣用！

每天临睡前，师生俩总是光着脚在沙漠里散步，以沙“洗”脚，去掉臭味，以省掉洗脚水。

他们的唯一消遣，就是在实验之余，杀上一盘象棋或者围棋。

地球不断地打滚，日子一天天有一天，我站在了科学与幻想的分界线上，突然一阵颤动，分界线消失了，科学与幻合为一体……飞快地流逝。

杜微和方爽小心翼翼地把天外恶魔囚禁在金属钛容器里，研究它的形态、构造、习性、生活史、繁殖方式。

花费了一年多光阴，初步查清了这些问题。

紧接着，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耗费了他们许多精力：烈性腐蚀菌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烈的腐蚀性？

能不能利用它为人类服务？

辛勤的耕耘，会获得丰硕的果实；汗水和不眠之夜，会铺平通往科学之巅的道路。

杜微和方爽经过几年苦斗，终于查明：烈性腐蚀菌的秘密，在于它能分泌出一种烈性腐蚀剂。

它的腐蚀本领，来自腐蚀剂。

尽管烈性腐蚀菌会传染，毒害人类，而它所分泌的烈性腐蚀剂除了会腐蚀许多物体之外，并不会贻害人类。

这正如青霉菌分泌的青霉素，能够作为药剂，治病救人。

历尽千辛万苦，杜微和方爽提取到纯净的烈性腐蚀剂——一种淡黄色的油状液体。

用水冲稀几百亿倍之后，在岩石上喷了一点点，好端端的岩石便被腐蚀，变成一堆细土！

喷在保险柜上，它被腐蚀成一堆铁锈！

它不能盛在玻璃瓶中，转眼之间，玻璃瓶便化为乌有！

就连白银、黄金，无不被腐蚀，失去光辉。

夜间，杜微和方爽在那“碉堡”里，望着天幕上历历可数的星斗，浮想联翩：在不久的将来，要拆除水泥钢筋大厦，只消喷一点烈性腐蚀剂，便把它化为一堆细土；筑铁路遇上大山，用烈性腐蚀剂可以化峭壁为通途；成千上万吨城市垃圾已成为一种越来越重的负担，一旦化为细土，可以用来垫平低洼田；要开采地下深处的宝藏，也不必凿竖井、挖坑道，只消用烈性腐蚀剂腐蚀表面岩层，便可以露天开采……憧憬着美好的前景，使杜微和方爽忘记了因干燥而皲裂的嘴唇和手、脚，忘记了沙漠的单调和寂寞，忘记了他们的生命随时可能“报销”……他们争分夺秒，连“杀一盘”的闲暇也没有了。

五这五年，王璠是在滨海大学度过的，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不久前的一件小事，却使王璠感到莫大的不快。

那一天不比往常，杨校长在几天前就通知他，有一个重要的外国科学代表团前来访问，要他参加接待。

在与外宾见面时，杨校长介绍道：“这位是生物系代系主任王璠副教授。”

一刹那间，在王璠的脸上，闪过不愉快的神色。

虽然他很快就出现了笑容，与外宾一一握手，可是这一天他的内心一直闷闷不乐。

一个“代”字，一个“副”字，刺痛了他的心！

这五年间，王璠一帆风顺：发表了好多论文，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当上生物系代主任——这“代”字，是由于系主任杜微教授还在人世。

王璠记起了已经被他渐渐淡忘了的系主任杜微教授……五年前，当杜微和方爽初到沙漠，他们与王璠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频繁的。

杜微三天两头到宇航中心发电报，请他们转告王璠，要往沙漠里运什么仪器，要代查什么文献，或者询问系里的工作情况。

那时候，王璠常为自己未跟杜微一起奔赴沙漠而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负疚，所以他对杜微的托付总是尽力去办。

特别是在杜师母病倒的时候，王璠日夜守候在她身边，劝慰师母，请她宽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王璠知道杜微和方爽困守在沙漠之中，没有多大进展，与他们的联系就慢慢减少。

在王璠当上代系主任之后，工作忙碌，就很少顾及杜微和方爽了。

杜微仍不时由宇航中心转来电报，要查阅文献，王璠忙不过来，把这些事儿交给了自己的助手。

尽管这样，每逢过年过节，王璠总是记起了杜微。

公务再忙，他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去拜访师母，问候一番，以尽师生之礼。

在杜微的“桃李”之中，杜师母最喜欢的，莫过于王璠了。

她觉得王璠文质彬彬，既聪明，又很懂人情。

这天，当王璠拎着一盒月饼来看望时，杜师母不由得记起六年前的往事：在中秋之夜，王璠和方爽一起来了，杜微请他们吃“团圆饭”。

杜微自己动手，做了一碗红烧鱼，而她则做了一碗清炖鱼汤。

杜微问起助手们的“食后感”，方爽说红烧鱼太咸，清炖鱼太淡，王璠

则说红烧鱼肉美，清炖鱼汤鲜……王璠放下月饼，关心地问候师母的身体健
康，问起系里的会计是否每月把杜微教授的工资送来。

想不到，师母告诉他：杜微在几天前来过电报，说是研究工作有了重
大进展！

尽管杜师母说不出“重大进展”的具体内容，然而，王璠马上意识到
这是不平常的信息。

在回家的路上，月明如洗。

王璠望着银球般的月亮，那上面出现的不是嫦娥的形象，而是杜微的
形象。

王璠暗自思忖道：“难道他们是‘几年不鸣，一鸣惊人’？”

王璠已经走到自己家门口了。

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转过身子，朝自己的助手的家走去。

王璠细细翻阅着助手收到的宇航中心转来的杜微的电报，他明白了：
杜微和方爽正面临着重大的突破！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

妻子和三岁的小女儿，正在清凉的月光下等着他吃“团圆饭”。

妻子是个俊美而贤慧的女性，生物系的助教。

王璠无心赏月，吃了几口月饼，就独自到书房里去了。

他背剪着双手，来回踱着方步——这是他陷入沉思的习惯动作。

王璠的心情，是复杂的。

这几年，他一直暗暗地为自己没有陷身沙海而庆幸。

如果当年跟随杜微去的话，今天他不会成为代系主任、副教授，也没
有温暖的小家庭。

然而，如今他猛然发觉，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沙漠深处已经竖立起高
高的发射架，即将把一颗震惊世界的科学明星发射出去！

王璠是很懂得科学“行情”的人，他相信自己从电报中所作出的判断
是准确无误的。

他明白，如果天外恶魔真的在沙漠深处被制服，这将意味着什么？

王璠对那颗科学明星一旦发射成功以后的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对
于杜微教授来说，倒没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国内微生物界坐第一把交
椅的人物，新的胜利将会提高他的国际声望。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老师名望的提高，将会使王璠也沾光。

王璠最担心的是方爽，他俩本是“脚碰脚”，同班毕业，同时留校，同
时成为杜微的研究生，同时当助教，同时提升为讲师。

王璠深知，论业务，论才智，他在方爽之上。

正因为这样，杜微教授喜欢他胜过喜欢方爽。

这几年，王璠发表的论文接二连三，已经是副教授，再这样继续下去，
过几年教授的桂冠自然会戴到他的头上；方爽呢，这几年一个字也未发表过，
依旧是个讲师而已。

要知道，从助教升到讲师并不算难，从讲师到副教授却不那么容易—
—许多人在学术上没有成就，一直到退休，也只是个讲师呢！

然而，一旦方爽“一鸣惊人”，那样重大的学术成就就会震惊世界微生物
界的。

到了那时候，方爽从沙漠凯旋而归，不仅可能被越级擢升为教授，甚

至当个学部委员也不在话下！

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嫉妒便是平等的情调对于卓越的才能的反感。”

一股强烈的嫉妒感，冲击着王隽的心扉。

他的心跳怦怦加快了，他的耳根热了，他的眼睛也红了。

第二天上午，王隽向沙漠深处发去一纸电文：“欣悉进展神速。

如需助战，当尽绵薄之力。”

想不到，当天中午，宇航中心就转告了来自大沙漠的信息：杜微教授很欢迎王隽参加到征服烈性腐蚀菌的行列中去！

杜微教授认为，他能够很快弄清楚烈性腐蚀剂的分子结构，下一步便是如何用化学方法人工地合成它。

然而，在沙漠之中，人少力单，限于条件，不能开展这项规模宏大的工作，希望王隽组织一个班子，邀请化学系的教师参加，着手这个重要项目的研究。

由于烈性腐蚀剂是非生命物质，不会像烈性腐蚀菌那样会传染、繁殖，因此在滨海大学开展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安全的，不会造成污染。

王隽满脸愁云一扫而光，立即复电：“照办。”

六为了便于随时联系，滨海大学生物系也设立了专用电台，与沙漠深处进行对话。

从此，电文不必请宇航中心代转了。

在生物系实验大楼里，出现了一间特殊的实验室——天花板、地板、四壁、门窗、桌椅、仪器，全用银光闪闪的金属钛做成。

王隽到底是富有才华的人，在他的领导之下，经过一年努力，人工合成烈性腐蚀剂的工作，很快就有了眉目。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批外国同行前来参观，王隽穿着笔挺的西装，用流利的英语向同行们介绍生物系的情况。

当他陪着同行们走过一间实验室，那银亮的紧闭着的门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尽管杜微曾一再关照过王隽，“不到火候不揭锅”，切不可过早向外介绍研究情况，然而此刻面对着那么多外国同行投来的期待的目光，一种无法抑制的炫耀的感情，使王隽开了口，透露了这一惊人的研究工作。

这消息当然几乎使外国同行们目瞪口呆。

他们把王隽团团围住，无论如何要参观实验室，王隽只得以“防止传染”为借口挡驾了。

半个月后，世界微生物学会主席约翰逊先生发来了电报，邀请中国派出学者前往讲学，介绍第一次被人类擒获的太空微生物——烈性腐蚀菌。

《世界微生物学报》编辑部也发来电报，愿意立即发表中国学者的这一研究论文，并告知将按该刊最高稿费十倍的标准付给酬金。

编辑部认为，能够发表这样的论文，将使《世界微生物学报》增光。

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

两份电报都是拍给王隽的，不过，约翰逊的电报中并未指出邀请王隽。

王隽本来想马上把电报转交杨校长，但是细细一想，觉得还是先电告杜微的好。

杜微的回电很快就发来了。

当然，他批评了王璠过早地“揭锅”。

不过，话既然讲了出去，国际上又这样重视，就当派人出国讲学。

派谁呢？

唯一的人选，就是王璠！

因为杜微和方爽不能离开沙漠——万一身上或飞机沾带了烈性腐蚀菌，后果不堪设想。

杜微的电报，正是王璠想得到而果然得到的答复。

王璠匆匆来到杨校长办公室，把国外来电、沙漠科幻，多么美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随之不断向后延伸，永无止境，因此保留了最久远的美丽……来电，都放在杨校长面前。

于是，王璠又得到了他想得到而果然得到了的答复：“既然国外来电邀请，而杜微教授提议你出国讲学，校领导也同意。”

轻轻松松，顺顺利利，王璠出国讲学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璠那白净的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红晕。

紧接着，王璠着手办理另一件大事——写作论文。

王璠有点踌躇起来，荡漾在嘴角的笑意也消失了。

因为这项研究工作是杜微和方爽花了多年心血所做的，王璠对于详尽的情况，并不了解。

尽管王璠文思敏捷，然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王璠只做了化学合成方面的一部分工作，只能写这一小部分。

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请杜微和方爽写作论文。

王璠在给杜微和方爽发去电报之后，又习惯地背剪双手，踱起方步来了。

他们会不会留一手？

会不会不把关键性的数据写上去？

——特别是方爽，跟他“脚碰脚”，也许会留一手。

根据他的经验，在科学界，留一手是常有的事。

不留一手，怎能在关键性的时候胜人一筹呢？

王璠不断踱着方步，又担心起另一个问题：论文该怎样署名？

署名，是件大事儿，表明论文发表后所带来的学术荣誉应该属于谁，这就像在专利权证书上签名一样神圣。

王璠认为，这篇论文的作者，当然是三个——杜微、方爽和他。

署名的顺序，可能是杜微、方爽、王璠。

把杜微这样的权威放在首位，是理所当然的，是科学界的惯例。

关键是他与方爽的排名顺序，如果把方爽排在他的前面，那么……杜微曾说过王璠“聪明过人”，但又“聪明过度”。

此刻，王璠不停地来回踱着，内心正在受着聪明过度的折磨。

一个多星期以后，长长的电文，从收报机中泻出。

不言而喻，发来的是论文电稿。

王璠迫不及待地看着电文。

在论文标题之后，照例是作者的姓名。

尽管王璠聪明过人，这一次却万万没有料到，名列首席的不是杜微，不是方爽，不是王璠，竟然是李丽！

像闪电一般，在王璠的眼前浮现着一位姑娘的情影：脸色红润，鼻子小巧挺直，嘴唇微微噘起，一对黑宝石般的大眼睛，一头棕黄色的波浪形烫发……王璠对她是那么熟悉，一度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她。

然而，经过六个春秋，他淡忘了……王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没有想到，杜微和方爽还一直牢记着她，把她的名字放在第一个。

王璠的视线重新落在电文稿上。

在李丽之后，写着另三位作者的名字，顺序为杜微、王璠、方爽。

这又使王璠的心猛烈地颤动了一下。

尽管他很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排在方爽之前，但是他很难置信从沙漠中发出的论文稿上会是这么排列的！

王璠一字不漏地读着长长的论文。

他是内行，一看就知道论文的内容很扎实，条理清楚，数据详尽，没有“留一手”的痕迹，这使王璠深感满意。

论文中以显著的地位提到了李丽，称颂她是烈性腐蚀菌的发现者，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描绘了烈性腐蚀菌的形态的人，第一个指出了烈性腐蚀菌不能腐蚀金属钛。

她的这些发现，为尔后的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

论文建议把烈性腐蚀菌命名为“李氏菌”，以纪念这位为此而献身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王璠把论文一连看了三遍，论文的执笔者是方爽。

王璠除了根据杜微教授的意见，补充了化学合成部分的内容之外，其余的一字未改。

他把论文译成英文，送去打字。

论文的英文打字稿送来了，王璠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行作者名字上，自言自语道：“李丽已成故人，放在首位无碍。

杜微放在第二位，理所当然。

至于我放在方爽之前，原文如此嘛！”

王璠一边得意，一边自我安慰。

一切，都如愿以偿。

尽管王璠也曾出过国，不过，由于他资历浅，在国际会议上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而已。

然而，这一次今非昔比。

他，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

他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电视荧光屏上、电影银幕上。

“王——征服太空恶魔的英雄”，“王——像钛一样不畏腐蚀的人”，“王——开创了微生物学的新纪元”，“王——太空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国外报纸用大字标题，向读者介绍了尊贵的王璠先生。

王璠看到这些报道，心花怒放，他从未享受过这样高的荣誉。

然而，当他一想到沙漠，他的炽热的心一下子就冷了，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感。

荣誉与虚浮，交织出一张花色复杂的感情之网。

多少年来，王璠日日盼，夜夜盼，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闻名世界，想不到这一天果真到来时，他的内心却又隐隐地感到痛苦。

雪花般的宴会请帖，向王璠飞来。

王璠一天出席三次宴会，还应接不暇。

在世界微生物学会主席约翰逊举行的私人宴会上，他在跟王璠频频干杯之后，半开玩笑地对王璠说：“王先生，你考虑过没有？

也许，你们的这一成就，会获得世界科学奖金！”

“哦？”

王璠吃了一惊，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真凑巧啊。”

约翰逊眯着碧蓝的眼睛，双眉一扬，笑嘻嘻地说，“世界科学基金会规定，如果某项获奖成果是由许多人做出的，至多只能有三人获奖。

获奖是莫大的荣誉，可是常常由于只能三人得奖而引起一场纠纷。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摆不平’。

你们这项研究，正巧是你和杜先生、方先生三人合作，将来三人一起获奖，不会有什么纠纷。

王先生，让我冒昧地为预祝你获得世界科学奖金而干杯！”

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学会主席随便说说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璠的脑海之中。

尽管王璠也了解，一年一度的世界科学奖金是由S国科学院在极为秘密的会议上评定的，不仅获奖者本人事先不知道，外国科学界人士也无从预闻。

约翰逊的话，当然是酒后闲聊罢了。

不过，这几句话却提醒了王璠——那篇还没有交出去的论文打字稿上，印着四个作者的名字！

王璠在作学术报告时，虽然谈到了李丽为此而牺牲，但是谈到研究工作时，只提到了杜微和方爽。

这样，约翰逊当然以为论文的作者是三个。

深夜，王璠穿着羔皮软底拖鞋，在宾馆的打蜡地板上来回缓缓踱着。

他低垂着脑袋，紧皱眉头。

桌上，摊着论文打字稿，还有一瓶刚买来的退色灵药水。

讲学将于明天结束，论文必须在明天交出。

王璠很庆幸，约翰逊在今天提醒了他。

王璠收住了脚步，在桌子前坐下。

论文上，清楚地印着四位作者的姓名：李丽 杜微 王璠 方爽王璠手里拿着退色灵药水，瓶塞下插着一支毛笔。

这支笔朝谁的名字上一涂，转眼之间，谁的名字顿时就会从纸上消失。

去掉谁的名字好呢？

去掉杜微，去不掉，也用不着去掉；去掉自己吧，当然不可能；刷掉方爽吧，嗯，这正是自己所希望的。

不过，方爽去不得！

去掉了方爽，显得自己太露骨了，会惹麻烦的。

把方爽的名字排在自己的大名之后，已经算是很委屈他了；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去掉的，只有李丽！

看到李丽的名字，王璠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姑娘爽朗而迷人的形象。

王璠记得，当李丽考入滨海大学生物系的第一天，他就对李丽产生了好感；王璠记得，他借解答难题和指导实验，逐渐接近李丽，而又不肯吐露

真情。

那时，这种“热水瓶”式的单相思，曾多么痛苦地折磨着他；王隽记得，当李丽终于发觉他在暗暗地爱着自己，投来羞涩的目光时，又曾使他感到多么兴奋；王隽记得，在李丽毕业时候，他曾千方百计把李丽的名字写入留校名单，而李丽却坚持要到边疆的宇航中心去工作，要他在留校名单上擦去自己的名字；难以忘怀的往事，使王隽犹豫了。

要去掉李丽的名字，使他受到良心的责备！

然而，不久，王隽又终于找到了去掉李丽的理由：第一，李丽并没有参加研究工作，何必把她作为论文的作者；第二，在论文中已经很郑重地提到她，并建议用她的姓来命名烈性腐蚀菌，这足够了……王隽拿起了小毛笔，手显得有点颤抖。

当他的手朝“李丽”两字伸去时，抖得更厉害了。

他咬紧了嘴唇，竭力镇定下来，终于用退色灵刷掉了李丽的名字。

王隽顺手拿起一张报纸，遮掉那只剩下三个作者姓名的论文。

谁知报上赫然大字，又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王——征服太空恶魔的英雄！”

七王隽回国不久，就收到《世界微生物学报》编辑部寄来的三本杂志。一打开，论文刊登在首页，赫然印着“杜微、王隽、方爽”的大名。

杜微和方爽仍不断来电，报告新的信息：他们正在着手研究一种“抗腐蚀剂”。

这样，在使用烈性腐蚀剂时，凡是不需要被腐蚀的部分，涂上抗腐蚀剂，就不会化为齑粉。

这是降服天外恶魔的重要武器。

杜微和方爽在荒漠上开始度过第六个冬天。

雪花飞扬，朔风呼啸。

上午八点整，王隽来到温暖如春、窗明几净的系主任办公室里，习惯地沏好一杯龙井绿茶，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十一月十日。

电话铃声响了。

“一上班就来电话？”

王隽随手拿起了耳机。

从耳机上传来接线员的清脆的声音：“滨海大学生物系吗？”

S国通过通讯卫星打来长途电话，请杜微、王隽或方爽接电话。”

这突如其来的长途电话，使王隽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口。

“S国？”

“世界科学奖金？”

王隽那灵活的脑子中，在一刹那间，马上闪过这样的念头。

王隽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电话，按下了电话机上的录音键。

这样，录音机就能把通话声录下来。

王隽屏气敛息听完了电话，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按了一下还音键，从电话中传出刚才通话的录音，从头至尾重听了一遍，方知不是梦。

电话是S国科学院秘书打来的，通知他，为了表彰中国微生物学家杜微教授、王隽副教授和方爽讲师在研究天外微生物李氏菌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决定授予本年度的医学和生理学世界科学奖金。

授奖仪式在十二月十日。

秘书还委托王璠，把这一通知转告另外两位获奖者——杜微教授和方爽讲师。

王璠的目光重新落在台历上，他这才意识到：今天是十一月十日，离十二月十日正好一个月。

按照惯例，S国科学院总是授奖前一个月，把获奖消息用长途电话通知获奖者本人。

台历也证实不是梦，绝不是梦！

王璠克制着内心的极度兴奋，把录音磁带复制了一份。

他带了复制磁带，驾驶着轿车，直奔校长办公室。

他心里想：等请示杨校长之后，再通知杜微和方爽。

看来，为了去掉李丽的名字，还得向杜微教授作一番解释工作。

不过，杜微也许不会责备他，因为不去掉李丽，名列第四的论文作者——方爽，就不会成为世界科学奖金获得者呀。

就用这样的理由向杜微教授解释吧……王璠连敲门都忘了，一把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

他一眼就看见，杜师母正坐那里，跟杨校长谈话。

王璠机灵的脑袋中，立即猜测道：难道S国科学院通知了杜师母？

她已经知道这消息？

杨校长站了起来，对王璠说道：“你来得正好。

我正让秘书打电话找你！”

王璠在杜师母身边坐了下来，这才发觉气氛不大对头，杜师母的眼眶里，噙着泪花！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璠仿佛又堕入梦境，对于眼前急剧的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从。

杨校长见王璠呆呆地坐着，便说道：“你还不知道？

听听这长途电话录音……”杨校长一按电话上的还音电键，传出了通话录音，语调是低缓而沉重的：“杨校长吗？

我是宇航中心。

对，对，我是宇航中心。

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今天是十一月十日。

我们在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总是按时给杜微和方爽同志空投给养，一月三次。

今天清晨五点，当我们用无线电联络时，对方没有回电——这在六年中是第一次。

“喷气运输机按时起飞。

七点五十分，飞临目的地上空，没有人出来接货——这在六年中也是第一次。

“喷气运输机无法在沙漠中降落，只好一边照旧空投物品，一边发急电告知我们。

估计是杜微和方爽同志出了意外。

“我们准备立即派出救护队。

总指挥部认为，救护队中必须配备微生物学专家，指导这一抢救工作。

“我们等待你的回电。”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王隽那发热的脑袋上。

王隽抬起头来，看到杨校长正用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王隽明白这目光中所包含的意思——希望王隽能够奔赴现场。

显然，王隽是唯一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既是杜微教授的高足，方爽的同事，又是熟悉烈性腐蚀性菌的专家。

如果说，在六年前，当李丽发生意外时，杜微决定带一名助手奔赴现场，是从两人之中选一个，那么，如今却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了。

面对着校长，面对着师母，王隽张口说出这样的话：“由校领导决定吧。”

“那你马上出发，奔赴现场！”

杨校长像指挥官似的，下达了命令。

王隽站了起来，杜师母紧握着他的手，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说道：“王隽，千万小心。”

从飞机上看看就行了，别下去，你的家里，请放心，我会照料。”

王隽走出校长办公室，忽然又折了回来。

他从衣袋里掏出复制的录音磁带，交给了杨校长。

八一架雪白的直升飞机，机身上漆着巨大的红十字，正在中国西北部大沙漠上空匆匆飞行。

飞机离地面只有四、五百公尺。

机舱里，人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神情严峻。

除了响着发动机单调的轰鸣声外，人们沉默不语。

沙漠，无边无涯的沙漠。

王隽平生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荒凉、单调、乏味、寂寞的沙漠。

午后，直升飞机飞临目的地上空。

那银光闪闪的“碉堡”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黄沙之上，在灿烂的阳光

下显得格外醒目。

尽管飞机的轰鸣声在空中响着，地面上却毫无反响。

人们注视着“碉堡”，没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表示欢迎。

由于情况不明，飞机不敢在沙漠上降落。

万一毒菌在那里蔓延，将会使救护队遭到六年前同样的悲惨命运。

总指挥决定放下直升飞机的绳梯，先派一个人下去探明情况。

这样的人选，当然只有王隽最合适。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王隽只得穿上镀钛的保护衣，一步一步走下绳梯。

他与总指挥约定：当他走进实验室，一切都正常的话，发射绿色信息弹，直升飞机马上接他回去；如果需要其他救护队员下去帮忙，则发射黄色信号弹；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发射红色信号弹，这表明他已受到传染，不能回去，请直升飞机撤下他直接返航。

王隽的脚，第一次踏在沙漠之上。

他这才发觉，沙漠上是那么松软，在沙漠上行走是那么吃力。

王隽颤颤巍巍朝银光耀眼的实验室走去。

每走一步，都在沙上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王隽走进实验室。

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竟毫无动静！

直升飞机停在空中，救护队员们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碉堡”。

总指挥着急了，穿上了镀钛保护衣，准备亲自下去。

队员们也穿上了保护衣，争着要下去。

二十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

总指挥沿着绳梯，朝下走去。

就在总指挥快要到达沙漠的时候，突然，从“碉堡”的窗口发出响亮的“啪”的一声，一颗鲜红的信号弹出现在明净的碧空之中。

总指挥不得不折回去，沿着绳梯回到机舱。

直升飞机返航了，沙漠上起风了。

王隽为什么会发红色信号弹？

他发生了什么意外？

人们猜测着，焦虑着。

当天晚上，宇航中心指挥部收到了来自沙漠深处的长长的电报。

电报是王隽发来的，终于详尽地报告了情况——宇航中心并速转滨海大学杨校长：我已查明原因。

当我走进实验室，在实验桌前，有人坐在那里，低垂着脑袋，仿佛靠在桌上睡着了。

我赶紧走上前去，使劲摇着他的身体，想把他叫醒。

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僵硬，早已离开了人世！

他是谁呢？

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他的头发又乱又长，已经夹杂着许多白发。

他的脸像紫铜般颜色，满腮胡子。

如果不是前额左上方有一块明显的疤，我几乎无法相信他就是方爽同志！

在我的印象中，他如犍牛般壮实，一副运动员的派头，眼下竟皮包骨头，双眼深凹！

我可以断定，他并不是受烈性腐蚀菌的感染而死，因为他的遗体没有遭到腐蚀的迹象，从方爽同志死去的姿势来看，他在临死前夕还在坚持工作。

他是死于过度劳累！

我挂念着杜微老师，奇怪的是，在小小的“碉堡”里，从上至下，都不见杜微老师的踪影。

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在方爽的实验桌上，看到厚厚的工作记录本，用端端正正的字记载着他们到达沙漠之后的每一天的工作。

我从记录本上获知，杜微教授一年多以前——去年夏天，因年老体衰，在天气奇热的一天里突然中暑而死。

我这才第一次明白，从沙漠中发来那篇论文电稿时，杜微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了！

方爽在记录本上这样写道：“请组织上原谅，我没能把杜微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立即报告你们。

因为我担心报告之后，你们会另派别的同志到这里工作。

这里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地方，条件恶劣。

虽然我也极想有一个人来作伴，但是考虑到我一个人能够胜任这儿的工作，所以我决定不向你们报告。”

说实在的，我从飞机上下来，是想看一下就回去的。

所以我在手枪里，已预先装好了绿色信号弹。

只消一扣扳机，就可以发射出去。

然而，进入“碉堡”以后，我深深地被杜微老师和方爽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

我决定留下来，接替他们的未竟之业。

我从手枪里卸下绿色信号弹，装上红色信号弹，发射出去。

在飞机远去之后，整个下午，我忙着安葬方爽同志。

从笔记本上获知，杜微教授安葬在实验室旁边。

我找到了他的墓，墓前竖着一块亮闪闪的金属钛做成的牌子，刻着这样的字：“吾师杜微教授之墓学生方爽敬立。”

我把方爽安葬在杜微教授旁边，在墓前也立了一块金属钛制成的牌子，刻着这样的字：“挚友方爽同志之墓王璁敬立。”

现在，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

在这大沙漠，只我孤身一人。

我在灯下详细地翻阅着实验笔记。

我一边看，一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尽管我的肌体健全，但是一种无形的“烈性腐蚀菌”已经腐蚀了我的灵魂！

这是用显微镜所看不见的“烈性腐蚀菌”。

我早已受到感染，却不觉得。

尽管李丽、杜微、方爽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灵魂是完美的、纯洁的，他们的科学道德是无比高尚的。

他们是用特殊材料——金属钛制成的人。

他们是真正的“泰坦”，真正的英雄。

我决心留在这儿长期工作。

我要在这里制成抗腐蚀剂。

它将不仅用来对付天外来的烈性腐蚀菌，同时也将使我的灵魂不再受到腐蚀。

请不必给我派助手。

我的身体很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

最后，请杨校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S国科学院秘书，作如下更正：论文作者应为李丽、杜微、方爽、王璁。

世界科学奖金获得者应为论文的前三名作者，即李丽、杜微、方爽。

王璁编后语

《腐蚀》曾刊载于《人民文学》，颇得读者好评（本刊此次发表，略有删节）。

当年，在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时，它得了不少选票，但出于文学界对科幻的“排异反应”，《腐蚀》未能入选。

此事，一位知内情的资深编辑向我诉说，很有些不平。

岁月的流沙无法掩埋真金。

十余年后，再看《腐蚀》仍很感动。

个别知识分子看重名誉，以至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名”的诱惑也是一种腐蚀剂，使科学偏离方向，使科学家走向歧途。

叶永烈用简练的文笔，生动的情节，以大漠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十余年过去了，当年评奖的事以及评出的“全国优秀”的有些篇什早被人遗忘，而《腐蚀》却让人难忘。

可见，我们的科幻作家只要写出佳作，评不评奖无所谓，只要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让读者有所收获，便大可高兴一番。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的科学家、科幻作家都该——拒“腐蚀”。

